



111學年紅磚文學獎得獎作品

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民國 112 年 6 月

111 學年度 紅磚文學獎 得獎名單

小說組

參賽作品名稱	名次	系級	作者姓名
紅袖燁然	第一名	行銷 4B	黃郁暄
AI 時代	第二名	傳播 3A	鄭薇珍
自燃	第三名	應英 1B	林宜蓁
深山之雲海	佳作	傳播 1A	柯喬薺
拾憶	佳作	應英 1B	徐于捷

散文組

參賽作品名稱	名次	系級	作者姓名
島嶼舊夢	第一名	工業設計系 碩士班 2A	徐嘉穗
拼圖	第二名	傳播 4B	魏慧湘
DDN 2957	第三名	傳播 4A	黃佩詩
成長有時候就是這麼簡單	佳作	傳播 4B	李樂慧
我的選擇，我相信	佳作	休閒 1A	陳翌萱

現代詩組

參賽作品名稱	名次	系級	作者姓名
房間	第一名	傳播 4A	龔治光

往殯儀館的路上	第二名	建築 4B	黃羽瑛
雨(與)共舞	第三名	工業設計 系碩士班 2A	徐嘉穗
甜筒	佳作	企管 1A	蘇泓愷
查無課號	佳作	傳播 4B	魏慧湘

小說組得獎作品

第一名

紅袖燁然

黃郁暄

序 機關算盡

「皇貴妃娘娘，還請您別為難奴才。」身著首領太監服飾的李冒見眼前女子不肯配合，在心裡嘆了口氣後，便朝身後的侍衛擺擺手，兩名侍衛見狀立馬上前一左一右的抓住了殿中身著華服的女子。

「放肆！本宮乃皇貴妃，豈是你一個小小奴才說殺就殺的？」顧傾翡蛾眉倒蹙，用力的掙開侍衛抓住自己的手，笑話，她如此尊貴，怎能被如此對待？

「此乃皇上口諭，要奴才親自送娘娘上路，並非是奴才擅作主張。」李冒沒有生氣，只是笑著解釋了自己的行為後，便親自端起放在一旁矮桌上的鴆酒，遞至顧傾翡的眼前靜靜候著。

「口說無憑，你若如此有本事，便把蕭呈燁請來，只要他來，你要如何便如何。」顧傾翡怒極反笑，無視了身前的鴆酒，轉身優雅入座，蕭呈燁最近忙於政務，竟不知身旁待了近十年的太監成了白眼狼，還鬧上她的鳳臨宮來。

「賜酒吧，朕在這裡。」原本如玉石般清朗的嗓音，如今竟比這臘月的雪還要冷冽，蕭呈燁踏入了鳳臨宮，身上的龍袍隱約閃著光芒，他看著坐在上位的女子，滿眼漠然。

阿翡，我如此愛妳，妳為何這般待我？

顧傾翡一見來人，笑意凝在唇邊，頓了數餘秒後才不可置信的開口：「蕭呈燁，你不會認真了吧？竟還聯合李冒來嚇唬我，就這麼禁不起捉弄麼？真是無趣。」在瞥到蕭呈燁手腕上的紅寶石手串時，顧傾翡突然知道了為何今天會有這齣鬧劇，前幾天她放了一條假蛇在皇后寢宮裡，聽說皇后嚇的不輕，蕭呈燁

還因此賜了一條與他相同的紅寶石手串壓驚，可顧傾翡萬萬沒想到他竟生氣了，還演出這場戲來嚇自己。

「……是，我認真了，喝下它吧。」顧呈燁緊閉雙眼，努力克制著自己的情緒，可苦笑仍止不住自嘴角溢出，是啊，這段感情，只有他認真了。

「不是吧，都這樣了你還要演？罷了，喝就喝，大不了一死。」顧傾翡誇張的嘆了口氣，起身將倒好的鴆酒一飲而盡，眼中的無奈在看到蕭呈燁背身之際，便成了釋然和解脫。

不過數秒，顧傾翡便感覺五臟六腑像被擰住了一般疼痛，嘴中鮮血溢出口舌，將唇瓣染成了詭異的妖紅，她艱難的挪動著步伐，伸手拉住了蕭呈燁的衣袖，將頭無力的底在了他的背上。

「蕭呈燁，即使……即使你的寵愛……只是作作樣子，可我……我還是好歡喜。」她是和親公主，自小備受寵愛，個性囂張跋扈，本以為此生註定不受待見，怎知遇見了蕭呈燁這般不一樣的男子。

眼前陷入一片黑暗，顧傾翡重摔在地，可她再也感受不到疼痛了。

蕭呈燁聞聲，心頭一緊，擺了擺手：「皇貴妃顧氏突發惡疾暴斃而亡，朕……深感痛心，特允其以正一品殊榮厚葬，賜諡號鳳臨。李冒，這件事你親自去辦，不許假手他人。」顧傾翡幾天前放的那條蛇，害皇后腹中的胎兒不幸流產，為此群臣聯合上諫，要身為皇上的蕭呈燁賜死這禍國災殃，以正國風，他無可奈何，最終只得找個靠譜的御醫私下配了假死藥，於是才出現了今天這一齣戲，兩個時辰後，顧傾翡就再也不會是大夙的皇貴妃，而是一介民女，而他們也註定此生無緣，不得再見。

回到寢宮，蕭呈燁坐在了案前，靜靜等著李冒回稟，可沒想到兩個時辰後，他看到的是面色灰敗的李冒。

「回皇上……皇貴妃娘娘……娘娘的假死藥被人調包，成了鶴頂紅，娘娘……娘娘確實沒了氣息了……」

第一章 天賦良緣

「阿燁，阿燁醒醒。」許久未聞的一道女聲自耳旁傳來，蕭呈燁皺眉睜眼，映入眼簾的竟是早已逝去多年的母親——前朝貴妃上官舒耘。

「母妃？您怎麼會在這裡？我定是睡昏了頭，竟連母妃都看見了。」蕭呈燁愣了幾秒，而後才想起自己在聽到李冒所言後兩眼一黑暈了過去，想來現下自己所看到的一切，不過是大夢一場，可若真的是夢，他還真希望能再看到顧傾翡，然後便永遠不要醒來。

「你這孩子瞎說什麼胡話呢，洛國大公主的車隊已到宮門，趕緊起來洗漱，跟著母妃去見人。」上官舒耘看見蕭呈燁一副愣神的模樣，只覺又氣又好笑，這都當太子的人了，怎麼還這麼讓人不省心呢。

看著走到寢殿外的身影，蕭呈燁狠狠的掐了自己的大腿一把——會疼，俗話說夢境中沒有五感，可他確實實在在的感受到了疼痛，難不成這一切都是真的，自己回到了初見顧傾翡的那天？

既然如此，是不是就代表顧傾翡可以不用死，他們甚至可以幸福和樂的走完一生？

蕭呈燁還記得她死前的那句話，即使自己的寵愛是作作樣子也感到歡喜，這麼說來，顧傾翡或許對他還是有感情的。

「阿燁，快點起了，否則等會兒你父皇該生氣了。」聽見裡頭沒有聲響，上官舒耘又出聲催促，蕭呈燁聞言應了一聲後便趕緊起身洗漱，生怕錯過了什麼重要事情。

阿翡，這次我定會護妳周全。

「洛國大公主到！」首領太監一聲高呼，殿內眾人便將目光聚焦到了門口，只見身著暗紫色洛國服飾的顧傾翡緩步而入，雖集多人目光於一身，卻仍沒有半分露怯，嘴角還隱隱含著笑意，看似端莊優雅，可只有蕭呈燁知道，那笑容代表的是嘲笑——洛國國力強盛，誰都不知道為何洛國皇帝會願意停戰，甚至將自己最寵愛的女兒送來大夙和親，所以殿中大臣都一副各懷鬼胎的模樣，生怕顧傾翡有什麼此次前來別有意圖，就連他放眼望去也的確值得嘲笑，泱泱大國竟連一名女子都要防，未免太過小題大作。

「洛國大公主顧傾翡，見過禾帝。」將右手放至胸前，顧傾翡微微欠身向上座身著明黃龍袍的禾帝行禮，神色沒有半分恭敬。

「公主遠道而來，想必舟車勞頓，還請快快入座吧。」禾帝見狀心有不豫，臉上卻沒有顯露，只是讓身旁太監引領顧傾翡落座。

「傾翡謝過禾帝美意，可傾翡初來乍到，水土不服，就不奉陪這”國宴”了。」顧傾翡眼神瞥向一旁帶著佩劍的武將，嘴邊的笑放了下來，沒等禾帝同意便轉身出了大殿，似是有些不悅。

「父皇、母后，請准許兒臣……」見顧傾翡離開自己的視線，蕭呈燁馬上起身欲讓禾帝同意自己前去關心，怎知禾帝像是也有此意般打斷了他的話：「公主初來乍到，你跟去關心關心，別讓未來的側妃覺得委屈。」禾帝縱使丟了臉面，可這件事總歸是他們的問題，所以也不敢將人留下，畢竟這洛國大公主可是出了名的囂張跋扈，若一不小心惹了她心情不悅，吵著要回洛國，可就不是丟了臉面如此簡單而已。

「兒臣明白。」蕭呈燁拱手離席，而禾帝在看到自己最寵愛的兒子離開大殿之際，憋在心裡頭的氣終是忍不住了，一把便拿起桌上的茶杯重摔在地。

「皇上息怒！」眾臣惶恐的跪地請罪，禾帝見狀怒氣更盛：「一個個成事不

足敗事有餘，朕早已說過宣帝休戰之誠，你們為何連一介小小女子都怕得要命，還跟朕請命佩劍上殿，徒惹的公主不快！」宣帝連捧在手心的女兒都肯送來和親，談和之意至誠，這幫大臣到底還在怕什麼？難道就認為大夙如此弱不禁風麼？

「皇上息怒，公主初來異國，情緒難免敏感，臣妾已與阿燁提過，讓他好生照顧傾翡公主，也已命人備下了洛國的餐點，讓公主略解思鄉之情。」上官耘舒柔和的聲音讓禾帝感到心頭熨貼不少，他滿意的點點頭：「還是貴妃設想周全，罷了，都起身吧，朕還有奏摺要批，眾卿慢用。」語畢，便與上官耘舒偕手離席，徒留一眾嬪妃和大臣面面相覷。

「自從皇后娘娘薨逝，貴妃娘娘可越發受寵了。」一個嬪妃不滿的抱怨著，只見身旁另一個嬪妃低聲開口：「妳初來宮中，怕是未曾知曉，這貴妃娘娘和皇上，本就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可奈何……」話語聲漸漸低下，原本寂靜的宴會又再次熱鬧了起來。

「阿……傾翡公主請留步。」好不容易追上通身暗紫的顧傾翡，蕭呈燁只覺得心臟跳的飛快，也不知是方才走的太過急還是內心太過緊張所致。

只見顧傾翡聞聲停下了腳步，卻沒回過身來，而是偏頭問道：「太子難道就是這樣對待未來側妃的麼？」她遠道而來委屈和親，得到的竟是這般對待，未免欺人太甚。

「太子側妃身分尊榮，將來妳我成親，我絕不會讓今日之事再次發生。」蕭呈燁這話說的認真，他還記得當時自己被禾帝趕出來關心顧傾翡，聽到這番問話時簡直不敢相信此乃一國公主能說出的言論，可現下看來，顧傾翡初來異國本就樣樣不舒適，還遭受如此懷疑，換作尋常人也定是會生氣的，只怪當時他沒設身處地其著想，以致往後又多費心神緩解兩人的關係。

顧傾翡聽完這話，有些驚訝的挑眉，而後將身子轉了過來：「本公主可有同

太子妃一樣的待遇？」

「將來成親，你便位同正妃，妳想要的一切，我會極盡所能的給妳。」同樣一句話，當初時百般不情願，而今卻是再認真不過的承諾。

「你能不能忍受我囂張跋扈、任性妄為，甚至想獨佔一切寵愛？」顧傾翡往前走了一步，一眼望進了蕭呈燁的眸中，想從中辨別真假。

「只要不波及性命，妳可以做妳想做的任何事情。」蕭呈燁沒想處於下風，他往前貼近了顧傾翡，一雙丹鳳眼沒有摻雜半分虛假。

看著眼前人如墨的眉眼，顧傾翡的心不可遏止的快速跳了起來，如果自己所說的一切蕭呈燁都能做到，或許，這場婚事當真沒有她想的如此淒慘。

「蕭呈燁，你說到做到，一個月後，我等你八抬大轎娶我進宮。」丟下這麼一句刁難人的話，一席紫衣再度離開了蕭呈燁的視線，這次他沒有追去，只是靜靜看著顧傾翡的身影消失在目光之中，心裡有種無法言喻的激動。

第二章 不虞之隙

三月三日，不僅是上巳節，亦是大夙太子喜納側妃之日，今日顧傾翡早早便起了，她換上了一身從未穿過的大紅婚服，上頭的金線泛著閃耀的光彩，讓她原就妖豔的臉蛋更添了幾分傾城之姿。

「蕭呈燁怎麼還沒來？這都什麼時辰了？」顧傾翡聽見外頭毫無動靜，有些不滿的對著銅鏡擺弄著頭上的珠翠，一旁的貼身婢女見狀連忙提醒道：「公主，您不可直呼太子名諱，這樣可是大不敬的！」

「他准我的，難道還要經誰同意麼？小欄，妳就是太過大驚小怪，我們洛國實力堅強，用不著處處小心謹慎。」顧傾翡無奈的嘆了口氣，小欄自小就伺候著她，兩人情同姐妹，可不知怎的，性子竟可以如此不同，小欄謹小慎微，脾氣好的不行，即使自己故意想惹她生氣，也從未成功過。

「公主，洛國縱使實力堅強，也離大夙百餘里遠，您若真有什麼大礙，皇上也來不及派人過來，屆時奴婢可就只有死路一條了。」小欄聞言癩著嘴說道，她不怕死，卻怕顧傾翡在大夙受到傷害，即使只有丁點大小，她也不會原諒自己。

「妳就放心吧，他若負我，本公主也不會讓他好過的。」話才說完，外頭便響起了此起彼落的炮竹聲——是蕭呈燁的迎親車隊到了。

原本太子成親是不用和尋常人一般親自迎娶的，可顧傾翡於蕭呈燁而言亦非尋常女子，所以他依諾八抬大轎來娶她了。

華麗的彩轎停在了太子府的中堂，一襲婚服的蕭呈燁一眼不眨的看著大門的方向，心頭五味雜陳，還記得他們成親那天，顧傾翡穿著側妃婚服，雖非正紅，卻也美的不可方物，不知這次自己特地準備的正妃婚服，她可否會滿意。

「太子側妃到！」女官聲音自殿中傳來，只見顧傾翡被女官扶侍著出了正殿，來到了中堂之中。

顧傾翡本要直接踏上彩轎，怎知手中的觸感突然一變，成了一個男子的手。

「太子，如此於禮……」

「今日乃本太子成婚，該如何做也需問過姑姑麼？」打斷了女官的勸言，蕭呈燁緊緊握住了顧傾翡的手，在其耳邊低聲問道：「阿翡，妳可喜歡我準備的婚服？」

「還未成親就叫的如此親密，蕭呈燁，我們熟識麼？」質問的語氣中帶著笑意，顧傾翡抽出了玉手，自顧自地準備進入彩轎之中。

可在轎簾欲放下之際，蕭呈燁聽到了裡頭那人的輕語：「這套婚服挺襯膚色，我……還是挺滿意的。」語畢，轎簾便嚴嚴實實的放下了來。

「啟程！」聽到回話後，蕭呈燁心滿意足的翻身上馬，領著一眾官員與護

軍離開了太子府，準備回皇宮行合巹禮。

外頭祝賀之聲不斷，顧傾翡一顆不安的心好像漸漸平穩了下來，她囂張跋扈，卻也不是天不怕地不怕，和親一事來的突然，縱使自己表現的一副任性自傲的模樣，還是難掩心中的惴惴不安。

可蕭呈燁好像能聽到她心中所想一般，從正妃的大紅婚服，到八抬大轎、親自迎娶，還有這一路的歡聲笑語，無一不撫平顧傾翡焦躁不安的心情。

手中握著方才蕭呈燁遞給自己的玉珮，顧傾翡嘴角不可自抑的上揚：「蕭呈燁，你可真是個……很不一樣的人。」

合巹禮結束後，蕭呈燁和顧傾翡還參加了禾帝為此大肆操辦的宴會，待兩人回到太子府時都已過酉時，顧傾翡頂著厚重的婚冠，臉色已經黑到不能再黑，她轉頭瞪了眼悠悠走在後頭的蕭呈燁，語帶抱怨的開口：「蕭呈燁你能不能快點？這婚冠重的很，壓的我脖子都要折了！」

「妳這繡花鞋蹬的也不矮，怎還可以走得這麼快？」蕭呈燁雖然疑惑，卻還是大步一跨跟上了顧傾翡，還順帶伸手替其拖住婚冠，分擔了點重量。

「我都累一天了，眼見可以休息，自然走的快些。」顧傾翡放緩了腳步，似是很滿意蕭呈燁的舉動，兩人就這般沐浴在了月色之下，直至顧傾翡的眼前出現了一抹淺綠。

沉浸在自己情緒中的蕭呈燁見眼前人停下了腳步，不由開口問道：「怎麼了？不是急著回去歇息麼？」順著顧傾翡的視線抬眼望去，蕭呈燁這才看見等在自己臥房門口的慕容姁鴛——他一年前納的太子妃，亦是當朝宰相千金。

如今回想起來，他和顧傾翡的大婚之日算不得圓滿，只因當日慕容姁鴛突發心疾，生命垂危，不僅讓太子府亂成一鍋粥，也讓蕭呈燁錯過了具有重大意義的洞房花燭夜。

不過如今既能重來，知道慕容姁鴛病發原因的他，自是不會再讓此事發生。

「太子妃深夜前來，所謂何事？」心事重重的蕭呈燁沒注意到自己說話的語氣，只見慕容姩鴛聞言，先是愣了幾秒，而後才笑著答道：「時至三月，夜裡卻不免寒涼，臣妾憂心太子和側妃受寒，特命人熬了薑湯，現下還用炭爐溫著呢。」慕容姩鴛讓身旁奴婢將薑湯端上，打算親自遞給蕭呈燁，沒想到一旁的顧傾翡卻開口了。

「看來是我礙著你們了，蕭呈燁，今晚你就睡在她那吧。」沒有想要領情的意思，顧傾翡無視慕容姩鴛走進了臥房內，臉色非常不好，明明可以自己睡一張大床很舒服，可為什麼心裡頭就怎樣都不舒坦？難不成自己真想和蕭呈燁洞房花燭？

「看來今日累過頭了，連這種想法都有。」兩人在成婚前吃過不少次飯，自然也訂了些成婚後的規矩，把她尊為正妃那是一定的，其餘的吃穿用度自然也不可少，可唯獨有一樣，是他們沒有提，也不知從和提起的事——情，感情一事本就難料，守著方正的規矩該有多無趣，顧傾翡原本想著日子過著過著，或許哪天就看蕭呈燁順眼，兩人就這般恩恩愛愛的過下去也不錯，直到方才慕容姩鴛出現，她才曉得自己的想像終歸是妄想，蕭呈燁給不了她想要的無上尊榮，自己只能位同正妃，卻永遠也無正妃名分，說到底，她顧傾翡一個洛國公主，有什麼資格當大夙將來的國母？

「就這樣和和氣氣的也不錯，哪有人真的能白首偕老呢？」自嘲的笑了笑，顧傾翡伸手解開了沉重的婚冠，頭上的重量輕了，心裡的擔子卻好像更重了。

萬籟俱寂，連奴才們都歇下了，只聞外頭隱約傳來低語聲，顧傾翡還在解著插在髮間的簪子，卻在銅鏡中看見自己身後多出一個人，而他的手正覆在了自己的手上。

「這婚冠複雜的很，怎麼不知喊我一聲？」蕭呈燁小心的解開了髮釵上卡著的青絲，手中的動作嫻熟異常，像是做過了無數次一般。

「我怎好忍心打擾你們夫妻恩愛，再說了，這種小事用得著你麼？我自己便可以。」光是想到蕭呈燁或許對慕容奴鴛做過多次這樣的動作，顧傾翡就開心不起來，自己就像是個從中橫插的壞人，無端破壞了兩人相愛的感情。

「妳從何處聽說我和太子妃恩愛的？妳可知道她的身分？」蕭呈燁聞言手裡的動作頓了一下，自己和顧傾翡的關係之所以會一直這般不冷不熱，好像多多少少與慕容奴鴛有關，只因身為太子妃的慕容奴鴛知書達禮、進退有度，顧傾翡常被拿來與其比較，自己縱使心有不悅，可礙於宰相的面子，卻也不好當眾反駁，即便事後他曾與顧傾翡提起此事，後者皆以一句：我本就是如此。來回答，以致後來自己真正愛上顧傾翡時，兩人的關係已到了無法挽回的地步。

再加上蕭呈燁登基那日發生的變故……也不怪顧傾翡如此怨恨自己，甚至另尋新歡，其實自始自終，都是他的錯。

第三章 只願君心

「我怎麼知道的？可不就是方才親眼所見麼？還有，太子妃是什麼身分與我何干？可有比我尊貴？」顧傾翡拿起梳妝台上的木梳，仔仔細細的梳著自己的一頭青絲，父皇說的對，男子無一可信，這新婚之夜都還未過，就急著拿太子妃的身分來壓她了。

「雖說武帝寵妳至極，可妳是洛國公主，不會不知宰相之女的重要性，我和慕容奴鴛只有利益關係，並無其他。」蕭呈燁直截了當的撇清自己和慕容奴鴛的關係，顧傾翡不喜說話彎彎繞繞的人，即便她聽的懂，卻也不想理解，所以才導致他們產生了許多不必要的誤會和嫌隙，可如今重頭來過，他不會讓兩人的關係重蹈覆轍。

「你我夫妻，你這般說我姑且相信，可你還須回答我一個問題。」顧傾翡放下手中木梳，轉頭望著蕭呈燁問道：「她是你說要娶的，還是你爹幫你決定的？」她希望眼前男子能夠誠實的回答自己，這未來的皇位，蕭呈燁是否已有圖謀？

「父皇指婚，身為兒臣的我怎能拒絕？」蕭呈燁輕撫身前女子的臉頰，眼裡盡是堅定：「先后年前逝世，餘一幼子，極有可能為先后母族所利用，我知父皇中意我，也知將來太子府的女子只會多不會少，可是阿翡，我此生只會將所有寵愛給妳，所以……可否原諒我無法給妳一生一雙人的約定？」顧傾翡曾和自己在吵架時提起，說她要的是心愛的男子一生只娶一人為妻，並只鍾愛一人，兩人白首同歸，相愛如初，而不是蕭呈燁那樣的坐擁天下，華貴無限卻無法一心一意待她。

「你若毀約，我便殺了你。」顧傾翡這話雖是笑著說出口，可眼中的認真卻沒有半分消散，她撫上了蕭呈燁的手，指引他解開自己的婚服腰帶。

「我不會讓妳有這個機會。」將人如琉璃般摟在懷中，蕭呈燁似乎從未如此親近過顧傾翡，當時的他們連相敬如賓都稱不上，只能說是冷淡疏離，怎知感情竟這般一發不可收拾，直到將兩人都摧毀才肯罷休。

大紅花燭燃了一夜，裡頭的新人亦纏綿了一夜。

時光荏苒，轉眼間顧傾翡和蕭呈燁已成婚一年，在這一年間，太子府陸續納了三位良娣，身為太子的蕭呈燁地位越來越穩固，可皇宮裡的禾帝身子卻每況愈下，近幾日甚至連身都起不了了。

「今日何時回來？」顧傾翡側躺在床榻上，用手拄著下巴，問著正在穿著朝服的蕭呈燁，語氣有些悶悶不樂，禾帝身子差，蕭呈燁理當替其處理政務，不僅要臨朝聽政，還要在御書房批閱奏摺，往往都到深夜才會回府，她甚至覺

得自己就像是個喪夫的寡婦，一天天無聊的很。

「妳若無聊便出府逛逛，晚膳前我定會回來，記得不能一人出府，定要帶著小攔跟幾個暗衛。」蕭呈燁俯身吻了吻顧傾翡，語帶安撫的說著，近日事務繁忙，不得時時待在府中，著實委屈了顧傾翡，可這也是無可奈何，再過不了多久禾帝便會駕崩，屆時只怕會有更多事情要忙。

幸好對於這些突然而至的事物自己早有經歷，所以才不至於手忙腳亂，被人鑽了空子。

「知道了，你可一定要回來跟我用晚膳，今日可是……反正你沒趕回來我就罰你睡中堂。」顧傾翡欲言又止，轉身躺回了被窩之中，她知道蕭呈燁忙，很多事都會忘記，可今日是自己的生辰，怎麼連這個都能忘。

「好好好，我聽你的，絕不跟那幫古板的臣子用膳，定回來陪妳。」又輕輕摸了摸身前人的秀髮，蕭呈燁才心滿意足的前去早朝，他怎麼會不知道顧傾翡心中所想呢？只是生辰至關重要，怎又能簡單度過？

又是乏味枯燥的一天，顧傾翡看著窗外的藍天，難得的發愣，她離開洛國已有一年，那邊的一切似乎正漸漸的模糊，清蒸江團、香辣蝦、醉排骨、糖火燒，這些洛國獨有的菜餚和點心，好像都離自己越來越遠，大夙人吃的淡，奶湯蒲菜、四喜丸子、松子蝦仁味道都淡的很，雖說吃起來清香鮮嫩，但總覺得少了一味，說到底，並非菜餚的問題，而是顧傾翡想家了。

「阿爹、阿娘，你們可有想我？」窗外的鈴鐺花盛放著，柔和的月色灑在了花瓣上，顧傾翡還未回過神來便看見穿著朝服的蕭呈燁快步而入，手裡提著一只木盒，神情似乎有些狼狽。

「蕭呈燁，你這是去哪裡了？搞成這副模樣？」失笑著接過蕭呈燁手上的木盒，顧傾翡一邊熟練的替其更衣，一邊疑惑的問著，蕭呈燁這是怎麼了，去一趟皇宮還搞得灰頭土臉的，不知道的人還以為去燒炭火了呢。

「妳先打開看看，晚膳我已經讓人準備了，一會兒便端上來。」換好了常服，蕭呈燁像個討賞的孩子般看著眼前人，顧傾翡滿頭疑問的木盒打開，只見裡頭放著的是幾個大小不一，外貌不揚、長得像餅又像饅頭的東西。

「糖火燒？你從哪裡弄來的？我找了好久都沒找著！」迫不及待的拿起了剛出爐的糖火燒，顧傾翡也不怕燙，張嘴便咬了下去。

熟悉的味道在口中蔓延，也不知道怎麼著，顧傾翡居然哭了。

「怎麼了？可是這糖火燒不合胃口？要是難吃就別吃了，都怪我，想著妳生辰親自做道點心，反倒弄巧成拙了，別哭了，看妳哭我心疼。」蕭呈燁見到顧傾翡的反應，嚇得不知該如何是好，伸手就想將她手中的糖火燒搶走，怎料卻被人死死抓在手中。

「這是你自己做的？你怎麼會做？」又吃了一口，顧傾翡也不明白為什麼自己會流淚，或許是熟悉的味道讓她想起洛國的生活，又或許是那不甚精緻的外表，讓她想起了某次父皇惹自己生氣時親手做來賠罪的糖火燒。

「宮中來了個從洛國來的廚子，我想著妳饞糖火燒很久了，我便和他討教討教手法，妳……喜歡？」看著顧傾翡不像討厭的模樣，蕭呈燁輕柔的替其擦去淚水，小心翼翼的問著，難道顧傾翡想家了麼？

「我可喜歡了，蕭呈燁，你真好！」兩三下便將盤中的糖火燒吃的所剩無幾，顧傾翡好心的留了一個給蕭呈燁，心滿意足的坐在了餐桌旁，一邊哼著小曲一邊泡著熱茶。

「妳啊，好戲都還沒上場呢，等會兒吃不下可就糟了。」喊了一聲守在外頭的奴才，蕭呈燁也跟著坐了下來，只見顧傾翡心中所念的佳餚一道道的上了餐桌，末了還送上一壺洛國獨有的佳人醉，讓顧傾翡看的都不知該說什麼好。

「我還請那廚子做了幾道你們洛國獨有的菜餚，雖說定是比不上妳宮裡的，但總歸是故鄉的味道，先吃吧，菜涼了就不好吃了。」不想太過邀功，蕭

呈燁適時結束了話題，替顧傾翡夾了一塊醉排骨，又夾了隻早已去殼的香辣蝦到身旁人的碗裡。

「蕭呈燁。」顧傾翡沒有動筷，只是一眼不眨的看著蕭呈燁。

「怎麼了？趕緊吃啊。」忍不住動手捏了捏顧傾翡的臉頰，蕭呈燁笑著問道，這是怎麼了？放著晚膳不吃，一個勁的看著自己。

「只願君心似我心。」其實顧傾翡哪裡不懂四書五經？只是覺得沒有必要，也不會用到罷了，沒想到第一次說出如此文謔謔的話竟是因為蕭呈燁。

聽到這話的蕭呈燁愣了一秒，便歡喜的將顧傾翡摟入懷中，而後在其耳邊低語：「定不負汝愛慕之意，阿翡，生辰快樂。」

終章 白首相庄

元安四十年，禾帝駕崩，太子即位，視為景帝，年號靖平。

靖平元年，景帝立太子妃為后，側妃為皇貴妃，位同副后，其餘三位良娣各為昭儀、修儀、淑儀，正二品之上除皇后及皇貴妃外，不會再立他人。

進宮的第一天，顧傾翡便對自己的宮名非常滿意，她一手挽著蕭呈燁的手，一手撫著自己突出的小腹，輕笑開口：「這可真是個好名字。」

「鳳凰臨朝，群鳥避讓，我要讓所有人都知道，妳是我深愛的女人，即便不是皇后，也能用鳳冠、穿正紅。」蕭呈燁小心翼翼的扶著顧輕翡踏入鳳臨宮，他還記得這次顧輕翡懷孕時發生的事——令他永遠怨怪自己的一件事。

當時的他們並沒有如此恩愛，所以顧傾翡有了身孕純屬意外，講難聽點就是蕭呈燁醉酒情難自抑，強迫顧傾翡和自己有了夫妻之實。

酒醒後他後悔萬分，顧傾翡看起來卻不痛不癢，甚至最後得知有孕，也只

是按照醫囑乖乖喝湯吃藥，當作這件事完全沒發生一樣，蕭呈燁本以為自己能親手抱抱兩人的孩子，怎知天意弄人——顧傾翡小產了。

最初查到的證據皆顯示此事乃小欖所做，蕭呈燁一氣之下，連查證都無就用白綾賜死了小欖，導致顧傾翡小產後本就孱弱的身子又差了不少，且後來才發現此事乃宰相派系所為，小欖本就無辜，以致顧傾翡對蕭呈燁的行為更不諒解，甚至到了怨恨的地步。

「話說回來，我可許久未見到你那位宰相千金的妻子了，她現在過得怎樣？」兩人經過了一大片種滿鈴鐺花的庭院，進到了寢宮之中，顧傾翡一屁股便坐在了床沿，有些吃力的躺了下去，這慕容奴鴛毫無存在感，兩人見面的次數甚至比那三位嬪妃要來的少，許是她故意避著自己，又或許只是碰巧沒遇見，反正顧傾翡覺著這樣挺好的，她們本就不可能成為朋友，就不必如此虛偽的寒暄了。

「就那樣吧，她是宰相千金，該用的該吃的我不會少給她，免得落人話柄。」輕輕按著顧傾翡的肩膀，蕭呈燁的眼裡盡是寵溺，慕容奴鴛是個安分守己的，所以宰相派系所做之事，自己不會不分是非的將她牽連下去，所以自是不會過於虧待她。

「你也別天天都待在我這裡了，總要去一下其他人宮裡。」顧傾翡舒服的眯起雙眼，不是她心胸寬闊，而是外頭那些閒言碎語著實聽的心煩。

「我才不，妳可別想把我甩掉。」蕭呈燁癢了癢嘴，躺上床榻抱住了顧傾翡，要不是政務繁多，他簡直都想時時刻刻待在顧傾翡身邊，只要能平安生下孩子，什麼都不重要。

「你瞎說什麼？蕭呈燁，我可不想在孕期動氣，你那幫臣子把我罵的可難聽了，你若不管管，就別怪我把你推去其他人宮裡。」伸手打了下腰間的手，顧傾翡不滿的抱怨著，前朝那幫臣子各個古板的很，憑什麼皇上就要雨露均

沾？不能獨寵一人，否則就於禮不合，真是可笑。

「別氣別氣，是我的錯，竟讓那些臣子有機會嚼舌根，妳放心，我定好好教訓他們。」聽到不是自己的問題，蕭呈燁話鋒一轉，跟著顧傾翡罵起了前朝眾臣，果然自己的勢力還不足以讓底下之人閉嘴，看來速度還是太慢了。

「皇上，宰相有要事相商，眼下正在御書房候著，您可要過去？」李冒在寢宮外稟報著，宰相的神色看起來有些緊張，想來是件大事。

「讓他等著，朕等等過去。」蕭呈燁哪裡捨得離開這溫柔鄉，他巴不得就這樣一輩子都和顧傾翡膩在一起，最好什麼事都可以不要裡。

「可是皇上……」李冒欲言又止，顧傾翡見狀用手肘戳了戳身後人：「你就趕緊去一趟吧，那老頭沒事不會進宮來，我也可以趁機午睡一下。」宰相就是個老古板，整天才前朝嚷嚷她是個禍國妖妃，可即便如此，她也不會是非不分的否定宰相的貢獻和努力。

「那妳哪裡也不許去，乖乖等我回來。」蕭呈燁自是知道宰相的性格，而且顧傾翡的確要多休息，所以沒有再多說什麼，起了身整理著服儀。

「你快去快回，我自是無處可去。」顧傾翡像是想到了什麼，亦坐起身來，下床便朝書桌走去。

「不是說要午睡麼？怎麼又起了？」蕭呈燁見狀連忙快步跟上，小心的扶著顧傾翡到桌前坐下，這不是才剛說要歇息麼？真是一刻都不讓人省心。

「我就是突然想寫些什麼，你趕緊過去，別守著我了。」顧傾翡擺擺手，從抽屜拿出了一本女則，卻沒有翻開，而是催促著蕭呈燁離開。

「什麼時候我的阿翡也對女則感興趣了？這可真是稀奇。」蕭呈燁有些好奇的想伸手翻開，卻被顧傾翡瞪的收回了手，他無奈的再度開口：「好好好，我不說了，妳在寢宮裡好生待著，想吃什麼、用什麼就吩咐小櫛，我很快便回來。」

「蕭、呈、燁，我不是三歲小孩了，你怎的比我娘還碎念？快去！」顧傾翡用力推了一下蕭呈燁，滿臉不耐的開口，後者這才三步一回頭的離開了鳳臨宮。

確定人都走遠了以後，顧傾翡才打開了眼前的女則，只見裡頭布滿著娟秀又帶點隨意字跡，她翻了好多頁才找到空白處，將書縫處輕輕壓了壓，顧傾翡才提筆寫起字來。

靖平元年杏月，宮中第一位皇子降生，景帝龍心大悅，賜大皇子名穆圓，封為睿王。

「阿翡，明日便是穆兒的滿月宴了，妳可還想添點什麼？」將滿月宴布置的冊子遞給了窩在自己懷中的顧傾翡，蕭呈燁寵溺的問著，顧傾翡孕期過的平順舒心，以致生產之際並無太大的難關，也沒受到多大的痛苦，雖然穩婆說顧傾翡身子康健，將來定能再生三五個，可蕭呈燁哪裡捨得？生一個就足夠辛苦了，怎能讓他心愛的女人再生兩個三個？絕對不行。

「內務府辦事我挺放心的，再說了，這只是孩子的滿月宴，用不著如此鋪張。」隨手翻了幾頁，顧傾翡便又將冊子遞了回去，一個孩子而已，對於這滿月宴懂什麼？倒不如把這些銀子留下來以後娶妻成家用。

「妳從前不是要越華麗越好麼？孩子的滿月宴倒替我省銀子了？」蕭呈燁喂了口紅糖薑湯至顧傾翡嘴裡，似是有些疑惑懷中人的改變，若是放在過往，顧傾翡定是要大肆操辦一番的，怎的這次看起來不甚上心的模樣？

「穆兒還小，將來花錢的地方多的是，我可不是在替你省錢。」顧傾翡喝下薑湯，只覺得渾身暖呼呼的，她口是心非的回答著蕭呈燁，從前還不這樣認為，當了娘以後才知道銀子花的有多快，簡直像水一般嘩啦啦的流走了。

「妳說的有道理，可是他爹可是皇上，還怕沒銀子可花麼？」蕭呈燁點點

頭，卻又不是很同意的反駁著，難不成國庫會被一個女子和孩子搬空麼？

看著男子拿著毛筆這邊寫點、那邊寫點，顧傾翡鬼使神差的脫口問了個問題。

「蕭呈燁，你為什麼待我這麼好？」這個問題好像不該問，可她偏偏就是特別想知道，好像自從兩人見到的第一面開始，蕭呈燁就無限度的包容著自己，對自己極為寵愛，可顧傾翡不懂，自己有哪一點值得一個陌生男子如此對待？

「那妳呢？阿翡，妳為什麼肯為了我放棄自己的堅持？」蕭呈燁沒有回答問題，而是反問道，對一個人好沒有理由，愛上一個人亦是如此。

「很簡單啊，因為我想，而且堅持都是自己嘴上說的，只要那個人足夠好，不用一生一雙人也無所謂。」顧傾翡接過毛筆，在冊子上又添了點東西，只能說自己一生都過得很幸福吧，想要的都得到了，沒曾想過的，如今也有了。

「所以我待妳如此好，也僅僅是因為我想而已，沒有什麼多的原因，只是單純的想愛護妳。」輕輕吻上顧傾翡的雙唇，蕭呈燁覺得這才是步入正軌，如今所有的美好，才是他們原本應得的結局。

「時候不早了，你讓李冒將冊子拿去內務府準備，我們便歇下吧。」不捨的離開眼前人的唇瓣，顧傾翡慵懶的打了個哈欠，有些昏昏欲睡。

兩人相擁而眠，心中卻各裝著彼此都不知曉的事情。

蕭呈燁，你不會知曉，其實在小時候我就曾看過你，那時候我貪玩，跟著父皇來到大夙，卻偷偷跑去了護國寺，只為看那被世人稱為同心樹的大樹，誰會知道呢，在同心樹下瞥見的那一眼，就這般訂了終生。

阿翡，我好喜歡妳的笑顏，其實在初見的時候，我覺得妳是的討人厭的公主，不僅跋扈還難伺候，可直到看見妳一次次在面對無關緊要的人，都能無私的施以援手時，我才發現原來妳如此的善良，只是個性驕縱了點，其實妳很聰明，只是懶的爭，這些我都知道，所以我才會如此愛妳。

後記 明月蘆花

外頭的天色才剛露出曙光，顧傾翡仍睡得香甜，蕭呈燁卻不知何故沒了睡意，他輕輕拿開抱住身旁女子的手，蹣手蹣腳的來到了書桌前。

想著替穆圍的滿月宴再添置點東西，卻怎樣也找不著宣紙，一開抽屜便看見了那本被顧傾翡死死護住的女則，禁不住好奇心的蕭呈燁，再三確認顧傾翡暫時不會醒來後，變小心翼翼的打開了女則，只見裡頭根本和女則無關，倒像是顧傾翡閒時所寫的日誌。

修貞二十年一月，父皇與大夙簽訂了休戰協議，且為表誠意，打算將我嫁給大夙太子和親，我知道父皇這麼做是為了我好，畢竟大皇兄太過忌憚我，甚至屢屢暗中派人刺殺我，只有離開洛國，才能護我周全，雖然早知我這種身分，不可能自己作主婚事，可到底還是有些許失落的。

修貞二十年二月，明日便要啟程前往大夙，父皇母后準備了許多好吃好玩的東西給我帶在路上，真是好笑，洛國到大夙也才幾個時辰，根本用不著帶那麼多物件，再說了，大夙皇帝敢不好好待我麼？只是不知那太子生的如何，要是不夠英俊，我該如何是好？

讀到此處的蕭呈燁嘴角微微挑起，沒想到顧傾翡也有如此小女子的一面，他還以為身邊的女子不會顧慮那麼多呢，看來自己還是不夠了解顧傾翡。

再往下一頁翻去，只見原本的修貞二十年二月被劃了去，改成了元安三十八年二月——大夙前朝的國號，顧傾翡也是謹慎的很，想必是為了哪天不小心被人發現，以此用來大作文章，才會改去了自己洛國的國號。

元安三十八年二月，今日正式入宮赴宴，沒成想大夙皇帝竟讓大臣配劍上殿，甚是無禮，不過那個太子倒是個有心的，雖然不知是否乃真心話，但至少說出來的話還算有誠意，我本來就是公主，憑什麼要作為側妃？可若一切待遇皆與正妃相同，好像也無需如此計較，只是，他看起來有些面熟，不知是否在哪裡曾經看過。

元安三十八年三月，今日是上巳節，亦是我的大喜之日，那太子妃不知是太過天真抑或故意為之，竟說煮了薑湯為我們驅寒，幸好蕭承燁沒忘記自己的承諾，他還說了會將全部的寵愛給我一人，看來遠赴大夙成親也不全然不好。

”說來可笑，我的婚服穿的乃側妃款式，哪裡與太子妃相同？且大婚之夜太子妃突發心疾，蕭呈燁為了照顧她，將我冷落在婚房之中，難道男人的承諾都如此不可靠麼？”

元安三十八年五月，不怪大夙屢戰屢敗，百姓都餓得沒飯吃了，怎還有力氣上戰場？可憐了那些孩子，每天只能吃硬餅配涼水，明天帶小欄去早市看看有沒有現成的飯菜，分一點給那些孩子充飢吧。

元安三十八年六月，無聊想畫畫，便去了趟蕭呈燁的書房，怎知看見了一個眼熟的紫色同心結，難不成我幼時見到的男孩是他？

元安三十八年七月，近來天熱的很，蕭呈燁特地買了我愛的冰糖花糕，雖然好吃，但到底不如洛國的雪酪糖糕好吃。

”蕭呈燁突然待我很好，難道是父皇說了什麼嗎？可有了寵愛的感覺似乎不差，反正蕭呈燁也長得不差。”

元安三十九年一月，落雪了，今日蕭呈燁帶了一碗赤豆丸子湯給我，說是市場最多人買的一攤小販，吃起來甜滋滋的，暖胃又暖心。

”他說要和我共進晚膳，飯桌上都是些我愛吃的菜，不得不說雖然只是逢作戲，蕭呈燁也是挺有心的。”

元安三十九年三月，上巳節又到了，轉眼間我與蕭呈燁成婚也一年了，去年穿的衣裳好像有些太過合身，蕭呈燁說是衣裳縮水了，但我總覺得好像自己胖了點。

”這一年來似乎平平無奇，又似乎有些怦然心動，我說不出這是什麼感覺。”

元安三十九年五月，今日是我的生辰，本來還有些失落蕭呈燁忘記，沒成想他竟如此有心，親手做了糖火燒，還讓洛國的廚子做了家鄉菜給我吃，我好像真的離不開他了。

”蕭呈燁又納了一個良娣，說來奇怪，趙良娣是閒得發慌麼？成天往我這跑，找盡麻煩，耍的都是些雕蟲小技，無聊又好笑，難道不能學學府裡其他人，安分守己很困難麼？”

元安三十九年九月，大夙皇帝似乎快不行了，蕭呈燁天天都到深夜才回府，也不知身子撐不撐得住，還真是有些放心不下。

”今晚蕭呈燁喝了很多的酒，我們終於行了周公之禮，沒有小欄說得如此可怕，也沒有教習姑姑說的愉悅歡快，我只覺得自己是個認他擺弄的木偶，不

過發洩情緒而已。”

元安三十九年十一月，我有身孕了，這是我的第一個孩子，蕭呈燁看起來緊張得很，真是的，又不是他要生孩子，弄得這麼緊張做甚？

”即便孩子的爹不會愛他，我也要將他生下來。”

元安四十年一月，大夙皇帝駕崩了，再過幾日便要搬至宮中，蕭呈燁也忙了起來，天天有大臣求見。

靖平元年二月，蕭呈燁登基，我成了皇貴妃，入住鳳臨宮，裡頭的擺設和我先前在洛國的寢宮一模一樣，蕭呈燁還真有將我的話聽進去。

”皇宮華麗無比，但與洛國相比還是差了不少。”

靖平元年三月，院子除了鈴鐺花，蕭呈燁還命人種了些桃花，如今夭紫嫣紅的，甚是好看。

”小產可真疼，蕭呈燁說是小欄做的，這怎麼可能？小欄和我如同姐妹，她怎麼可能做出這種事來？是不是他不想要這個孩子，所以才讓我成了這般模樣？”

靖平元年五月，肚子又更大了些，現下連路都懶得走了，可蕭呈燁偏偏要我陪他去散散步，說這般生孩子才不那麼疼，我就姑且信他吧。

”真相水落石出，我會小產乃宰相派系所為，蕭呈燁懲治了始作俑者，可那又如何呢？小欄再也回不來了。”

靖平元年七月，蕭呈燁待我極好，簡直是捧在手心怕摔了，含在嘴裡怕化

了的地步，再過兩個月孩子便要出世了，也不知是男孩還是女孩，不過蕭呈燁說了，只要是我的孩子他都喜歡。

”不過對我再好，終歸是做做表面樣子，他許是怕我和父皇告狀吧。”

靖平元年九月，明日便是穆而的滿月宴，看著蕭呈燁為了孩子煩惱的模樣，心裡還真有些說不出的滋味，沒想到不用一生一雙人也能如此幸福。

”靖平五年元月，這女則許久未曾翻開了，如今看來，寫的盡是些煩心之事，這皇宮，我一刻也不想再待下去了，所謂的寵愛，不過是自欺欺人的笑話而已。”

”靖平五年二月，鳳臨宮來了個新的侍衛，他叫阿六，看起來不像是個侍衛，成天笑咪咪的，也不知有什麼開心事。”

”靖平五年五月，蕭呈燁罰了阿六到御花園站崗，我不明白他做錯了什麼，和他閒聊，比與蕭呈燁用膳還要來的自在許多，他讓我想起了二皇兄。”

”靖平五年七月，外頭風聲鶴唳，我知道他們都說我是妖妃，還說我勾搭侍衛，行為不檢，蕭呈燁沒有生氣，只是和平時一樣和我用了晚膳。”

”靖平五年十月，我累了，成天看著眼前人演戲，已經搞不清楚什麼才是真的。”

”靖平五年十二月，一切終於要結束了，聽說蕭呈燁發了一道聖旨，我終於能夠解脫了，或許同心樹是假的，那同心結，也是假的，世事難料，又怎能事事如意？”

「洛國皇帝御駕親征，如今已兵臨城下，還望大人指示！」

「開啟城門吧，帶著皇帝離開。」

「可……可如今皇上瘋癲癡傻，若一不小心被人發現，大人性命難保。」

「如今一切，不過種因得果而已，身為人臣，豈能棄君自保？」

宰相語畢，便望向不遠處抱著一具屍身傻笑的蕭呈燁，心中盡是說不出的嘆息。

「阿翡，我們終於能夠白首相庄了。」

第二名

AI 時代

鄭薇珍

今天是 AI 普及以後的第 50 週年。

公司內懸掛在牆上的電視上，正在播送著科技公司為了慶祝他們的收入突破 1000 億，送他們旗下的員工們來一場月球之旅的消息。接受採訪的其中一位

高級工程師對著鏡頭說，他在這行業打滾了 20 年，這是他做夢都沒有想過的事情。

史登坐在他小小的、儲藏室般大小的辦公室，邊喝著咖啡邊看著新聞，另一隻手搭在椅子的扶手上，不停輕敲著扶手，發出輕微的「咚、咚、咚」聲響。這間辦公室裡有兩三張桌子，但只有史登的桌子上有辦公用的電腦，其餘桌子上除了一般常用的公文、史登的個人物品外，佔據最多空間的，其實是史登養的盆栽植物們。辦公室內陽光唯一照得到的地方，也被這些植物們佔有了。

此時史登面前的電腦螢幕上跳出一個通知，他看了看，是一個顧客憤怒的咆哮訊息。

「給我換一個真人過來！我不要這些垃圾折扣券！我要見你們的經理！！！」

史登嫻熟地打開軟件，鍵盤上打字的手飛快地打下他已經習以為常的道歉文。

「非常抱歉造成您的不便，這裡已經為您轉接。我是客戶服務部經理史登，請問我能怎麼幫助您呢？」

史登的辦公桌上，放置了兩台電腦主機，一部是給他自己用的，另一部則是給客戶服務部的所有員工——AI 客服運行的。史登稍微查看了旁邊 AI 客服的螢幕，了解了客戶情況後，不到 10 分鐘，就安撫好了客戶的情緒，解決了他的問題離開了，史登再次進入無事可做的漫長等待中。

他轉頭盯著隔壁螢幕上，無數個正在自動運行和回復客戶的 AI 聊天視窗。AI 可以近乎無限制地一對多，並且迅速回復客人訊息，為他們解決各種疑難雜症。史登相信，這款 AI 絕對是公司引進過最能幫公司省錢的東西，畢竟因為它，他的部門從原本熱熱鬧鬧的一百人，變成了不到十人，到最後只剩下他一人。辦公室也從原本的一層樓大小，轉換到了這個小小的空間，史登稱呼它為「植物房」。

「叩叩叩。」

史登站起身打開門，門外是一個年約三十左右的女人，她一見史登就劈頭就說：「老闆找你。」然後就迅速掉頭走了。

是時候了。

史登緩緩地走向老闆的辦公室。路上，他會經過營銷部、人力部、休息室、電梯等，旁邊經過的有些人一看見史登，就揮手向他打招呼「嗨，史登！」，史登也揮揮手回應。他在欣賞路上這些他已經習以為常的東西，包括同事的嘮嗑、白板上的公告、熱水故障了的飲水機、還有休息室裡那無人問津的難喝咖啡包。這條原本只需要走 5 分鐘的路，他走了 20 分鐘。

他知道，現在他手上每接過的一次案件、每回過的一句話、每想出的一種新方法，都是在為自己在這裡的職業生涯鋪上最後的一塊塊磚。而這些磚則會砌成一座樓梯，成為別人往上走的墊腳石。他有想過，不如自己轉行去做水

電工好了，說不定他就恰好擅長這個呢？

「叩叩叩。」

「請進。」

史登打開門，看見老闆和工程部經理正坐在沙發上，桌上擺著兩杯老闆之前曾經用來招待客戶用的紅酒。辦公室內左側的那面超大液晶螢幕被打開了，上面是一個樣貌姣好、長髮披肩的女人正坐在椅子上閉眼休息的畫面。

老闆一看見史登進來，就熱情地招呼他坐下。「你來了啊，來坐吧！」史登剛走過去，老闆指著旁邊的櫃子說：「順便把那個杯子也拿過來吧，我給你倒一杯。」

史登拿起高腳酒杯坐下，老闆往杯子裡倒了紅酒。「來，喝吧。」

史登喝了一口，味道香醇順口，吞下後還會有一點回甘，不愧是老闆用來招待客人用的，他當真已經很久沒喝過這麼好喝的紅酒了。老闆看著史登，微笑著說：「如何，還不錯吧？」史登咂咂嘴，說道：「確實很讚，你品味真好。」

老闆笑了笑，然後問道：「你應該知道我今天叫你來，是因為什麼吧。」

「知道。」史登再喝了一大口酒，他可不想浪費這個機會。「我猜，是訓練完成了吧。」

「沒錯！」老闆說，隨後他看著旁邊的工程部經理奧斯瑪。

「就在剛剛，我們又完成了一個新的壯舉！最新的擬真人 AI 客服已經完成測試，並且通過了考核，可以馬上啟用了！」

老闆笑了笑說，然後看向旁邊螢幕上的女人，對著她拍了拍兩下手，女人立刻睜眼，伸了伸懶腰，然後就像對剛剛的美夢還戀戀不忘那樣揉揉眼睛，清醒後再看向史登他們三人。

「您好，總監。今天要開始上班了嗎？」女人問道。

「今天還不需要，明天才是。」老闆看起來很滿意。「蘇珊來，我向你介紹一下，這位是艾薩克·史登，是我們這裡的客服部經理。」

這個名叫蘇珊的女人轉向了史登，然後微微一鞠躬。

「您好史登，我是蘇珊，是最新的擬真人 AI 客服，很高興見到你。」

史登雖然心裡明白，但出於本能還是忍不住向蘇珊也微微點了點頭。

「你好蘇珊，我是史登。」

「您看起來真帥氣呢！袖子上沾染的是植物的葉子嗎？」

史登趕緊看了看自己的袖子，果然在其中一邊發現了一小片帶鉤刺的細長小葉，他趕緊摘下來。

「哈哈，妳眼睛真銳利啊蘇珊，我都沒發現呢！」老闆說。

女人微微鞠躬。「那是自然，身為客服部的員工，關心人們的一舉一動是我的使命。」

老闆開懷大笑，然後舉起了酒杯。「來！敬我們親愛的工程部經理奧斯瑪，這個幫助我們公司創造了各種奇跡的男人。」

奧斯瑪開心地笑了笑，一起舉起了酒杯。「謝謝誇獎。」

「史登，蘇珊的完成離不開你的幫助，感謝你這些年為公司的付出。」

史登也舉起了酒杯。「多謝總監。」

「乾杯！」

三人碰了酒杯，然後各自飲下一口殷紅，三人都滿足地呼了一口氣。

老闆握著杯子向史登抬了抬手。「我會給你三個月的資遣費，你明天就可以回老家探望你父母了。哦對了！你植物房裡的那些都要帶走，我們需要那間房間用來擺放蘇珊的一些電子設備。」

「好的。」

史登搖了搖手中已經幾乎空蕩蕩的杯子，盯著裡面剩下的那一抹紅，說道。

「走之前，我要求一些東西可以嗎？」

「好啊，你想要什麼都儘管說吧！」老闆拍拍大腿豪邁地說。

「我想要蘇珊的內褲。」

「啥？」

史登右手抱著一株盆栽，左手拿著黑色的公文包，站在公司附近的巴士站裡等待來接送他的司機。他周圍環繞著不少株植物和裝滿東西的紙箱，佔據了巴士站裡近乎 7 成的空間，惹來周圍人們不少的側目。

史登默默地望著眼前來來往往的車輛與行人，以及車站對面那棟大樓外，正在不斷更換內容的超大廣告牌，每隔一陣子就更換新的廣告詞。

「三亞智能家居，自動洗、烘、燙！還有全新的折疊功能，為您的愛好節省時間！」

「您想過，讓戈登·蘭姆西親自為您下廚嗎？最新 AI 自動廚房，保證您的美味。」

「洗澡？鏟屎？公寓？不是問題！AI 電子寵物，讓你擁有溫暖的陪伴。」

史登正在盯著前方發呆，絲毫沒在注意那些廣告。

這時候，一輛貨車停在了史登面前，車上走下來一個壯漢，看著周圍堆滿紙箱和植物的史登就說道：「艾薩克·史登？」

「是。」史登往前走去。

壯漢往車里吹了一聲口哨，車里的人把車子往前挪一挪，確保不會阻礙到巴士通行後，壯漢就開始幫他將史登的所有東西都搬上車。所有東西都上車後，壯漢揮揮手邀請史登上車。

史登上車後，壯漢打開車內的導航，再按了一些按鍵調試，然後車內就發出了一個聲音說道：「自動駕駛啟動，目標：猶他州溫格巷 147 號，下班高峰時段，預計 3 小時後抵達。」

壯漢拍了拍手。「好，出發！」

車子緩緩往前開，壯漢開始打開歌曲，一邊哼著歌一邊把手搭在旁邊開啟的車窗上，然後拿起手機就開始看網絡影片。此時太陽開始慢慢落下，天空是一片藍橘色，史登想伸頭看看夕陽，卻被周圍林立的高樓大廈遮住了大半視線，只能看見殘缺不全的天空。

三個小時後，他們抵達了史登在城裡的家。壯漢下車替他把所有東西搬下車後就離開了，史登注意到一件事：他從來沒看過他的雙手碰過方向盤。

史登是住在一個人住的公寓樓，東西太多，他只能一個人慢慢地上上下下下電梯，把東西和植物們一點一點地搬回家裡。

屋內的空間逐漸被各種箱子和盆栽塞滿，洗澡、收拾東西、分類垃圾等等雜事都做完後，時間已經不知不覺來到了凌晨 3 點。他家裡有個落地窗，落地窗下放著一張沙發，沙發上有一個已經被他躺得中心凹陷了的枕頭。他的床上堆滿了衣服雜物，他已經懶得收拾，索性選擇直接躺在落地窗前的沙發上，從 32 層樓俯視底下這個城市。

城市的燈不會熄滅，即使已經是凌晨 3 點鐘，道路上仍然能看見那些拖行著尾燈的車輛來往。天上的星星寥寥無幾，他盯著其中一顆最亮的點，幾秒後才發現這顆點會移動，原來只是路過的一輛飛機。今晚的月亮看不清，好像被薄薄的雲霧遮住了，透明度只有之前看的一半。

本來這個時間的他應該已經睡了，但因為第二天已經不再需要早起，他可以再任性一點。

「嘿，亞里沙。」史登喊道。

「嗯？」

「打開收音機。」

「好的。」

不久後，房間裡傳來悠揚的音樂，是他最愛聽的史蒂芬·桑徹斯的《直到我找到你》。

他給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枕著枕頭，看著這個他生活了 18 年的城市，直到時鐘轉了一大圈，才漸漸地睡去。

下午 2 點半，史登將最後一個行李箱放進後車廂，然後便坐進駕駛座裡系上安全帶，準備開車回幾百公里外的老家。

他的車駛離了公寓停車場，駛離了他居住的小區，再駛離了城市，進入了一望無際的高速公路。

他的車子算是復古車，沒有自動駕駛的功能，因此在這 10 個小時的路程裡他都需要握著方向盤打起精神開車。車子裡播放著音樂，他開啟車窗，把聲音開到相當大，手握方向盤，身體隨著音樂節奏擺動。

高速公路的路途很無聊，尤其離開了城市後，樹木會越來越少，然後會進入一望無際的荒漠裡，只有零星的幾個灌木叢和幾隻野牛看起來還有點生命力。路邊經過了一輛輛的車子，他看見絕大多數的司機不是在睡覺，就是在看

影片、吃東西。在經過一輛車上只有司機一人，且他正戴著眼罩在呼呼大睡的車子的時候，史登腦海里突然冒出一個念頭。

史登故意將車子駛近他的車旁，果不其然，對方車子的自動駕駛系統觸發了安全保護功能，開始慢下來先讓史登進入它的線，讓史登開在它前面。史登插入它的道之後，找準時機，踩下緊急剎車！

對方的車子迅速剎車，車里的司機車子的變化震得嚇醒，然後趕緊摘下眼罩看看前面發生了什麼事情。但在他來得及看清的時候，史登的車子早已加速逃之夭夭，在前方蛇形穿行在車輛之間，他也來不及追上了。

他不解地看著前方，但沒過多久，他的車子就被後方的車子撞上了。他轉頭往後看，後面司機也是一臉錯愕的樣子，兩輛車打了信號燈，在路邊停靠。

史登從後照鏡看著這一幕，感覺沉默的心情稍微舒坦開來了，他把音樂再調更大聲，繼續哼著歌一路前行。

抵達父母家的時候，已經是晚上 12 點左右了。

史登把車子停好，走到老家門前，對著裡面就大喊：「爸！媽！」

家裡的燈是亮著的，但沒人走出來。史登只好敲敲大門，再大聲地喊。

「爸！媽！哈嘍！」

不久後，裡面終於有人走出來了。史登的母親睡眼惺忪地拿著鑰匙，看著史登說道：「扎克！」

「媽！我回來啦！」

她打開大門，和史登來了一個大大的擁抱，然後彼此親一親臉頰。

「進來吧！我準備了你的宵夜。」

史登跟著母親走進家裡，他抬眼四處看看，老家的一切看起來都是那麼熟悉。一樣的木沙發；一樣的舊電視；一樣的母雞報鐘；一樣的瘸腿凳子。

她把他領到餐桌邊坐下，然後打開冰箱，拿了一盤東西出來放在桌上。史登定睛一看，是他最愛吃的杏仁蛋糕。

「快吃吧！」母親隨即轉過頭對著正在客廳的沙發上，看電視看到睡著的男人喊道：「孩子他爸！扎克回來了！快過來！」

父親身體抖了一下，然後緩慢地睜開雙眼，看著史登喊道：「扎克啊！」

「爸，我回來了。」

「哎喲，這些年都死去哪裡了？」父親笑著說道。

「你嘴巴就不能放乾淨點嗎？趕緊過來坐下。」母親說道。

父親嘿嘿笑，然後就微微顫顫地拄著拐杖，慢慢走了過來。艾薩克見到這一幕，疑惑地說：「你的腿怎麼了？」

「哎，只是前幾個月摔倒了，剛好傷到了什麼韌骨的，醫生大驚小怪把我的腳包扎得像個石像鬼一樣，幸好現在拆了。」

史登皺一皺眉。「幾個月前？怎麼我不知道？」

「還不就是這老頭嘴硬，硬是說沒有問題，叫我不要告訴你。而且醫生叫他包扎三個月，他才兩個月不到就一直上醫院嚷嚷著要拆開了，把人家醫生煩了一個月！」母親說道。

「什麼？！」艾薩克驚訝。

「包著那鬼東西我連車都開不了，麻煩死了！」父親此時已經拉開椅子在史登旁邊坐下。

「車子我開不就好了，又不是不讓你出門。」母親也在史登的另一邊坐下。

「你白天要去工作是要怎麼載我？」

「那你約晚上啊！」

史登默默地拿起杏仁蛋糕吃了起來，看著他家兩老這樣互相鬥嘴，也是他很久沒見過的畫面了。

這蛋糕還是一樣的，杏仁放一大堆、邊邊有稍微烤焦，跟以前一模一樣的味道。這標誌性的烤焦部分是他母親親手做的證明，自從這幾年自動烹飪機流行起來後，他就再也沒看過烤焦的食物了，感覺超級懷念。

史登在餐桌上吃飽喝足後，滿意地抹抹嘴。「我先上樓啦。」

「好啊！床單我已經鋪好了，枕頭和被子我放在櫃子裡面了，你早點睡啊！」母親說。

「好。」

史登走上樓，回到他以前住的房間內。這裡被收拾得很乾淨，他預想中的灰塵不存在，想必是母親近期剛剛打掃過的。他洗完澡後，連行李都懶得整理，頭髮未全幹就直接躺在床上，看著天花板上那些小時候貼的熒光動物貼，這是獨屬於他房間內的星星，助他安然入睡。

歡迎回家。

第二天，母親出門上班了，史登在父親的要求下開車載他到附近的一戶鄰居家，他要為他們修理壞掉的空調。

下午，史登來到他小時候常去的公園內，坐在公園的板凳上，看著這裡正在戲耍、閒聊、遛狗的人們。公園附近的籃球場也有些年輕人正在打球，但這裡的人數沒有他小時候那樣多了，畢竟以前，要蕩個鞦韆還要跟其他小朋友一起排隊爭搶的呢！但是這裡多了一些新設施，有些的玩法他甚至都看不懂，直到看到有些小朋友和設施互動了才知道是這麼用的。

有一對遛狗的情侶經過史登面前，他們面前有兩隻狗，但奇怪的是，一只狗狗有栓繩，另一隻狗狗卻沒有。

就在史登猜想可能是其中一隻狗狗很乖，不需要栓繩的時候，忽然那隻沒拴繩的狗狗停下來，對著主人叫了兩聲。男主人立即過去，讓狗狗躺下，肚皮朝天，男主人摸了摸肚皮後，突然在肚皮打開了一個小門。

史登揉了揉眼睛，確保自己沒看錯。

那確實……是一個小門，從狗肚子上長出來的小門。

史登忍不住站起來，他完全被眼前的奇觀所吸引，究竟這是怎麼回事？他想看得更仔細一點。

男主人查看了一下狗肚子小門裡的東西，然後對著女主人說道：「它要沒電了，電量還剩下 10%。」

女主人牽著狗狗走過去，問道：「怎麼那麼快？你昨晚忘了充電嗎？」

男主人抓抓頭。「我明明有充電啊，奇怪……」

「那我們再走一圈就回去吧，親愛的。」

男主人把小門關起來，然後狗狗立刻恢復正常的模樣，繼續走在有栓繩的狗狗旁邊，兩人兩狗繼續若無其事地逛公園，而旁人絲毫沒覺得這有什麼不對勁，繼續你玩你的，我走我的。

史登震驚地看著這個畫面，他絲毫看不出它和真正的狗有什麼區別。史登感受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可怕，這種無生命體已經悄悄潛入、還完美融入了人類之間的恐懼。

他想起了蘇珊，史登驚恐地環顧四周，此刻這些再平常不過的畫面，他看著卻再也不感到熟悉，反而感到了一絲陌生和恐懼，不知道這些在路上的寵物哪些是真，也不知道這些在路上經過的人裡，哪些不是真正的人類。

他感覺到自己的心跳加速，手在顫抖。史登迅速離開公園，但魂魄失了一半的他差點被路上的車子撞了。

「抱歉……抱歉！」史登轉頭對著車子說。

等一下。

車子上的駕駛座沒有半個人！

史登心臟暫停了一下，他遠離車子一點後，車子就繼續自動前行了，仿佛剛剛並沒有發生任何事一樣。

「嘿！」

史登迅速轉過頭尋找聲音來源，他看見路對面的一個穿著制服的男警向他招手，對他大喊道。

「當心！」

史登的後方傳來叮鈴聲，幾輛自行車從他後方經過，他差點撞上他們，看到的那一刻雙方趕緊閃避，史登不小心跌坐在地。

對面的警察見狀趕緊走過來，他一隻手打算扶起史登，在一碰到他的那一刻，史登嚇得一哆嗦，然後看著警察縮起手。

「你還好嗎？」

史登只是直直地盯著他不說話。警察見他如此，用手將他拉起來。

「你迷路了嗎？需要帶路嗎？」

史登吞了吞口水，搖搖頭。

「好吧，讓我看看你的證件。」

「為什麼？」史登說。

警察望著他。「只是一個正常的例行檢查，我看你不像本地人，讓我看看證件吧。」

警察對他伸出手，史登抓緊了口袋，拒絕配合。

警察見狀，開始警惕起來，一隻手開始放在身體一邊放槍的口袋。

「給我看你的證件，再給你一次機會。」

「為什麼？我什麼都沒做！」史登依然拒絕配合，並且越退越後。

「我數三下，如果你不配合，我將會扣押你。」

「不，我什麼都沒做錯，你不能這樣！」

史登嘗試逃跑，警察立即上前抓住他，並且將他壓制在地，然後抽出對講機說道：「請求支援，我需要一輛警車，我捉住一個可疑人士。」

史登在警察壓制下掙扎，但很快的，不到5分鐘，就有一輛警車過來，下來了另外兩個警察，將他押送上警車。

史登看著窗外迅速劃過的景色，他是第一次從警車內的角度觀看他的家鄉，大多數都是一些他熟悉的事物，但有些東西卻已經不一樣了。

警局內，史登坐在他以前從沒坐過的位置上，他的證件剛剛被拿走了，現在正惶恐不安地四處警惕著。

「艾薩克？」

一個熟悉的聲音響起，史登猛地抬起頭，他和一個女警對上了眼，隔了幾秒後，他才認出對方。

「珍妮？」

「真的是你！你怎麼……哦！他們剛剛說的可疑人士就是你嗎？」

史登撇了撇嘴，然後緩緩點頭。

「哦天……你等我一下。」

珍妮走向了她的同事們那邊，史登看見她跟他們不知道在聊什麼後，其他人就轉頭看著他，然後再交談一陣子後，珍妮就走回來了。

「你可以走了，艾薩克，你今晚有空嗎？」

史登不確定地站起來。

「呃……有。」

「那今晚8點，在巴克斯的酒館見。」

「巴克斯……的酒館？」

珍妮思考了一下，然後拍了拍自己的頭。「哦對，你們都已經快20年沒見了。」

「巴克斯的酒館叫……什麼名字了該死，啊算了，不然你在你家等我好了，我去接你。」

「好。」

史登拿回他的東西後，走出警局，然後回頭看了一下。

這家警局門口，拿著槍支站著的守衛，剛剛用眼睛發出的紅光掃描了他證件。

晚上，珍妮和史登一起來到了巴克斯的酒館。他抬頭看了一下招牌，上面寫著「豬頭酒館」。

他們打開門。

「歡迎光臨！」

酒吧裡環境昏暗，隱隱約約還能看到似乎有點煙霧繚繞。吧檯裡站著的是一個留著濃厚鬍子的中年男人，他一看見珍妮，就揮手打起招呼。

「珍妮！」

「巴克斯！」

今晚來的客人挺多，珍妮直接帶著史登坐上了吧檯的位置。巴克斯一邊擦著杯子一邊問道：「今晚想來點什麼？」

「一樣，然後也給我旁邊這人來一杯一樣的。」

「好。」

巴克斯看向史登。

「晚上好先生！等一下，你……」

史登不自在地也看向他，珍妮在一邊托著腮笑嘻嘻地看著他們。

「眼熟吧？」

巴克斯眯著眼睛更靠近史登，史登身體稍稍後退一點。一陣子後，巴克斯恍然大悟地說：「哦！你…你…你…」

「是艾薩克！艾薩克·史登！」珍妮說道。

「哦！！對對對！！！」

巴克斯用力拍了史登的肩膀一下，史登吃痛地輕喊一下。

「臭小子！快 20 年了吧！你跑去哪裡了！」

巴克斯笑著和史登抱了一下。

「來來來，等我一下！我調最好的酒給你們，今晚我請客！」

「噢耶！那我要再多三杯！」珍妮興奮地說道。

「喝完再點，混蛋！」

巴克斯笑著走進去準備了，不久後，他就拿來了兩杯顏色各異的酒過來，放在珍妮和史登的面前。

「來！乾杯！」

巴克斯舉起杯子，珍妮和史登也跟著舉起了杯子，三人碰了碰杯。

「什麼風把你吹回來了？史登？我聽說你在加利福尼亞那裡混得不錯啊！」

「哈哈……普普通通啦。」

「哦別謙虛了啦！快說說你在那邊是做什麼的？」

「客服部經理…」

巴克斯酒杯敲了一下桌子，史登嚇了一跳，然後巴克斯興奮地大喊道。

「哇！經理耶！」

巴克斯對著現場的所有客人喊道。

「各位！我兄弟當上經理了！今晚我請客！」

現場所有客人爆發出掌聲和歡呼聲，然後人們紛紛舉起酒杯向著史登敬禮，史登有點不知所措，珍妮則一直在旁邊笑看著。

「我就知道，你以前成績就不錯，應該的啦！」珍妮說完喝了一口酒。

「哈哈……」史登不好意思地抓抓頭。

「那麼，你這次回來是來看望你老爸老媽的嗎？有多少天假期？」珍妮問道。

「呃…是，公司放了我長假，應該會待蠻長一段時間的。」

「那麼你可以盡情放鬆放鬆咯？！太好了！」巴克斯說。

「珍妮，要不我們組個同學會吧？剛好明天是星期日！然後再一起去洛杉磯，我可想去那裡很久了！」

「好啊，那你要召集嗎？」珍妮問巴克斯道。

「沒問題，包在我身上！不如乾脆就來我這裡聚吧，省得找地點了！」

「好！」

珍妮把手靠在史登肩上。「這次你也要來啊，大家都想看看你呢。」

「嗯…好，我會來的。」

史登喝了一口酒，然後巴克斯像是想起了什麼似的，說道。

「對了！我聽說最近在加利福尼亞那邊好像發現了一個特別的地方，好像是建在沙漠上的一個沒水沒電的城市！名叫板城。說是那些窮得叮當響的流浪漢和藝術家們住的地方，最近好像還有人弄了個超大聖經寫著「神愛世人」，笑死我了！你知道嗎？」

巴克斯望著史登，史登茫然地搖搖頭表示沒聽說過。

「你說的那個我知道，我們一個同事之前曾經被派去加州那邊執行任務，在一個毒窩捉到不少人，有一些人逃走了，聽說其中有幾個罪犯的家人就跑去那邊了。」

「罪犯？那邊很亂嗎？」

「我沒去過，不過我聽說那邊是個魚龍混雜的魯蛇生活過不下去，才跑到沙漠天真地想建國。那裡沒接水沒接電，也沒有商店和醫院，有什麼事只能開車幾小時到附近的小鎮買。唯一的優點就是沒房租、沒房東、沒人管。警局有些人稱那邊為「魯蛇的烏托邦」。」珍妮說完喝了一口酒。

「啊哈！聽起來挺糟糕的嘛！誰會想去一個沒有酒吧的地方生活呢？對吧？」

巴克斯舉起酒杯，然後仰頭大喝一口。史登也仰頭大喝一口，然後不小心被噎到了一下，連連咳嗽。

「喂，你沒事吧！我知道我的酒好喝，也不用那麼著急啊哈哈！」巴克斯笑著說道，珍妮拍拍史登的背後，讓他舒服一點。

「那個地方聽起來還蠻浪漫的。」史登稍微好點了後說道。

「會嗎？」珍妮皺眉。「我只感覺那邊是個糟糕的地方，誰會想在沙漠上餵蚊子啊？說不定還會有小偷半夜偷了你的內褲。」

「哈哈哈哈哈！那他來偷啊！老子的內褲可新鮮著呢！」

「噗吡。」史登忍不住笑。「你的幾天沒洗了吧？小偷說不定剛靠近就被熏死了。」

三人大聲笑了笑，酒館內氣氛高漲，是不是就會傳出眾人高呼「乾杯！」的聲音，史登在這裡難得過了一個放鬆的夜晚。直到百家熄燈了，才戀不捨地回去。

第二天，宿醉的史登被一陣急促的敲門聲吵醒。

他勉強睜開幾公斤重的眼睛，還穿著昨夜的衣服，衣衫不整地打開了門。門外站著的是兩個穿著制服的警察，他們一見到史登，先是皺起眉頭捂了捂鼻子，然後問道。

「艾薩克·史登？」

「呃……對？」史登一開口就發現他的喉嚨沙啞了。

「好，因你犯下惡意駕駛導致他人發生意外的罪名，我這裡需要帶你到警局做筆錄。」其中一名警察拿起一個板子，上面是他的逮捕令。

「什麼？」

史登不解地搖了搖頭。

「抱歉，我犯下什麼罪？」

「惡意駕駛導致他人發生意外，你兩天前是不是有在高速公路上開車？」

「……是？」

「那就對了，你那時候是不是無緣無故緊急剎車，害後面的車子也緊急停下，然後他後面的車子來不及反應就撞上了？」

史登沉默了，他確實記得有這件事。

「你後方的車子有記錄下所有過程，包括你的車牌號。所以來，跟我們走吧。」

警察想拉著史登的手走，史登閃躲，然後問道。

「這樣會怎麼判？」

「48 小時吧，說不定，等你跟我們過去後就清楚了。」

「48 小時…兩天？」

「對。走吧。」

警察想再次拉走史登，史登再次躲閃，然後他狠狠關上大門，並上了鎖，躲在屋裡面。

警察見狀，一人往後把手放在腰間的槍上，一人上前不斷敲門呼喊：「先生？先生？請配合出來！」

史登背後擋住門，不讓他們進來。

「先生！再不出來我們可不客氣了！」不久後，警察開始撞門。

史登感受到身後傳來的震動，他緊張地在屋子裡四處看了看，然後拿起了他父親掛在牆上當裝飾的獵槍，對著門口防備。

門口在幾次劇烈的震動後轟然倒塌，兩名警察走進屋裡，發現史登正拿著槍，槍口正對著他們，兩名警察立即舉起槍對著史登。

「不許動！」

後面那位警察對著對講機呼叫支援，三人對峙了一陣子後，史登聽見遠處警車的聲音越來越靠近，最後另外來了三輛警車停在他家門前。

車上陸陸續續下來多名警察，多數穿著防彈衣，他們都在外面與史登展開對峙。

「裡面的人！請放下你的武器！」

史登見場面越來越浩大，越來越多槍口對著他，他腦袋頓時一片空白，只愣愣地舉著槍看著外面這一群人，他不禁想到那些電影場景，沒想到此刻自己居然親眼見到，還是戲中的主角。

「我再說一次，放下你的武器！」

裡面和史登對峙的其中一名警察，趁著史登分心，趕緊上前擒住他，史登拼命掙扎。在慌亂中，史登手上的槍擦槍走火，往地板開了一槍，附近的其中一名警察被反彈的流彈擊中，哀嚎了一聲。

由於這聲槍聲，場面更加混亂和緊繃了起來。史登手上的槍掉下了，多名警察紛紛上前壓制住史登，史登在下面被壓得喘不過氣。

「我現在以襲警罪逮捕你！」

史登在警局扣押待審的牢房裡，他看著地板靜靜發呆，外面是許多走來走去的警察。

「喂…喂！」

史登回過神來，和他一起扣押在同一間牢房裡的人，目光狡黠地看著他。

「喂，你犯了什麼？」

史登不想說話，無視他，對方繼續追問。

「喂，說話啊！告訴我嘛，大家室友一場。」

史登仍然望著地上，喃喃地說：「襲警……」

「哇哦！厲害！」

室友坐得歪歪斜斜，一邊看著外面，一邊抖腿。

「外面那些都是你惹的吧。」

史登不想回他，室友見狀，向史登靠近了一點。

「誒，你過來。」

史登望著他，不知道他想幹什麼。室友靠近史登的耳邊，然後小小聲地說。

「我們逃獄吧。」

史登瞪大雙眼，室友見狀自豪地嘿嘿笑，然後站起來對著鐵門的門鎖。

「我以前是鎖匠，這個小意思啦。」

史登見室友不知從哪裡拿起一隻黑色髮夾，對著門鎖弄了弄，一陣子後，門「咔嚓」一聲就打開了，史登震驚得說不出話。

室友往外看了看，然後說道。

「剛好趁現在沒人，快！」

室友說完就走出去了，史登追著他站到鐵門門口，室友已經在外面跑了一段距離，他轉頭邀請史登過來。

史登看著鐵門、地板和外面的室友，猶豫了一陣子後，就邁開步子走出去了。

室友看起來對警局內部的構造非常熟悉，也很懂怎麼躲起來。路途中經過一個警察，室友在他背後將他打暈後，把警察的衣服換上，再搜刮他身上所有證件。之後再如法炮製地搞到了一套衣服，然後拿給史登。

「穿吧。」

史登由於一陣子後穿上了衣服，然後在室友的帶領下，靠著警察的證件，偷偷從警局後面溜了出去。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跑了一陣子，呼吸到新鮮空氣後，室友興奮地仰天大笑。

「來抓我呀！一群蠢貨！！！」

史登看著外面的世界，剛好瞧見了他鎮上不遠處的一座發電廠就在附近。他盯著思考了一陣子後，對著室友說道。

「你熟悉發電廠的內部嗎？」

「不知道，你要幹嘛？」

「不如我們去燒了發電廠如何？」

史登的老家，猶他州內的一個小鎮上的一座發電廠，因不知名的原因起火爆炸了。

各地的新聞都在報道這件事。下一則新聞，則是關於本地逃獄的兩名罪犯的消息。當罪犯的照片出現在新聞上的時候，史登從前的老闆、奧斯瑪、史登的父母、珍妮和巴克斯都震驚了。

史登第一次以這種方式出名了。

而在幾天後，遠在加利福尼亞的一處沙漠上，掛著「板城」的牌子的地方，迎來了兩名新的客人。

史登發現，他們在不知不覺中已經走到了一個充滿各色特別的藝術品的地方，他驚異地欣賞著這些由垃圾創造出來的漂亮藝術品，一邊緩慢地走著。不久後，他看見前方不遠處赫然立著一個碩大的聖經，上面寫著大大的字「神愛世人」。

突然，他們聽到了一陣歌聲。

一位正騎在自製的粗糙腳踏車、穿著吊帶裙的男人，正自由自在地唱著歌。突然，他看見兩名看起來快渴死的人出現在前方，他向他們招手。

「嘿！！」

史登和室友看著面前這個奇怪的男人，對方用力揮揮手問著他們：「要不要來一杯自製可樂？」

第三名

自燃

林宜蓁

「快跑啊！！！」

「失火了！」

凌晨時分，本該在熟睡的我，卻被門外的尖叫声吵醒。

「失火嗎？」緊張的把放在床頭的外衣套上，準備逃出房門。房屋倒塌的聲音，大家驚慌失措的尖叫聲和哭泣聲，而這之中還有一絲詭異的慘叫聲。

「救我！……」忽然間，一具屍首從天花板掉下。隨著人們的踩踏，那具屍體已面目全非，面容燒得焦黑。不知為何當下無法動彈，只能停在原地。嘩！焦黑的軀殼猛然站直身子，沒了雙眼，卻能明顯感受到他的注視。只見他伸出那殘破不堪的雙手，露出白骨的手指交合著，臉龐上勾勒出詭譎的弧度。

「鈴鈴鈴！」艱難的坐起身子，迎著陽光的照射，雙眼眯成一直線。心跳加速的，像是剛跑完八百公尺。忘了從何時開始，我的夢總會出現這樣的場景。

餐桌上僅擺著一片白吐司。

「我出門了。」隨手拿走一罐放在櫃子上的保久乳。如同往常搭上公車，路程大概二十分鐘便會到學校門口。

「怪人！」隱約聽到身旁的人的指指點點。酸味從胃部一路竄出到喉頭，還帶著一股腥味，不適感油然而生。

「有病的小孩不適合在一般的班級！」塗著大紅色色調，臉上的妝容刻意掩蓋老去的樣貌。話語中夾雜著貶低的詞彙，一副高高在上的樣子，噁心得讓人連直視她的意願都沒有。雙手前臂上還殘留著乾涸的血跡。沒搞清楚自己發生了什麼，眼前的女士忽然扯住我的手臂大罵。

「放手！」不知是她自己知道抓痛了我，還是我的聲音引發她的驚慌。她鬆手的那刻臉上微帶著恐懼。上課時間，一回到班上，所有人的視線全都盯著桌面，沒人敢抬起頭來。用水壺的水沾濕衛生紙，抹去前臂的血漬時，坐在我隔壁座位的女生，特意挪了一下椅子。

「老師，我可以不要跟她坐在一起嗎？」台上老師還在上課，隔壁的女生顫抖的舉起手，嘴裡說著的同時，用著畏懼的眼神看向她身旁的我。

又是一陣吵鬧聲，直到進去輔導室裡的小房間，所有的雜音才消失。

「我不記得發生了什麼。」給出的答案，似乎不符合輔導老師的期望，看著她緊皺的眉頭，又在雙腿上表格單寫下一行字。「妳是個很棒的孩子啊！家裡的人一定都以妳為傲吧！」一連串的精神支持毫無預警，硬生生的進到耳裡。刺耳又顫心。最後離開輔導室的時候，那位老師給了我一個擁抱。

「怪人……」又是那些指指點點的聲音。

「有病去看醫生啊！」眼前的女同學伸出左手，居高臨下的鄙視著我。看向她手臂的傷痕，不深不淺的抓痕，不像是自殘。「這個傷口要消毒，不然很容易感染……」指尖正要觸碰到她的皮膚時，她猛然收手，另隻手朝我的臉頰賞了一巴掌。「噁心……」接著，她拽住我的領口，用力地將我甩到地上。

「為什麼不去死？」

—

「妳今天在學校鬧事啊？」上半身穿著吊嘎，滿臉油垢。熟練地脫下鞋子，擺好，走進離門口最近的其中一間房間。

「他是誰？」忽然間，耳邊傳來孩子的吵鬧聲，聽不清是誰在說話。閉起眼想聽清楚，但當再次睜開眼，看見的卻是一片白灰色，被濕氣沾染的天花板。身旁多出一大灘血，摸了摸身體確認不是自己受傷。雙手撐住地板，坐起身子時，卻見到父親倒臥在一旁一動也不動。

「我不記得發生了什麼。」我給出的答案，又不符合眼前人的期望了。經過一番審問，警方也無法從我這得到資訊。後來經醫生判斷，父親是失足撞到桌角，導致頭部撞傷而昏迷。在這聽起來幾乎合乎邏輯的情況下，我的父親卻有其他的見解。

「我女兒想殺我！她想殺掉我！」父親的歇斯底里，使得自己被綁在病床上不得動彈。「嘻嘻……哈哈……」孩子們嬉戲的聲音，又在耳邊環繞著。為了擺脫掉這些莫名出現的嬉笑聲，拿起拖把就是一陣清理。清理完血漬，有股想把整個家重新清潔的衝動，提著清潔用具，像是被操控般沒來由的整理起來。

「這是在老家的照片……」像命運一般，找到被遺忘在儲藏櫃的相簿。用抹布將封面擦拭一回，翻閱了幾張相片，其中一張是以前的家庭合照。

「這個人是……？」明明應該是家族裡面的人，但無論我怎麼回憶，這個人的樣貌始終沒有出現在腦海裡。「哇啊啊啊啊！」猛然間，我清楚地聽到有個孩子，在我身旁哭鬧。越仔細聽還有鉛筆畫上白紙的沙沙聲、碗盤摔碎的破裂聲、大人們爭執的吼罵聲……。

「為什麼又在偷畫畫！」「考不到一百分就該打！」「妳不是我小孩！走開！」胸口像是被撕裂般，疼痛的讓人無法言語。後來我是怎麼把東西收拾好和回到

房間，我都忘了。什麼都忘了。

「妳昨天沒來學校，該不會是因為是心虛吧？」一早進到教室，就看見那討人厭的坐在桌椅上，翹著二郎腿。本不想理會她，沒想到走過她身旁時，她竟伸手扯住我的頭髮。將我的視線硬是和他對上。

「鬆手」我用力握住她受傷的左手。她當下立馬收手，還附上一句咒罵我祖宗的話。

「我就要看看妳多囂張」見她撂下狠話，還故意用食指抵在我的額頭。

「單親家庭都是有問題的……」

「住手！」

直到聽見別人的尖叫聲，我才驚覺自己正在做的事。

「瘋了……我就說了！有病的小孩不能在一般的班級！」又是差不多的場景。而這次我並不是因為再次刮傷同學，才到校長室的。

而是我差點殺了我的同班同學。

不到一天的時間，這件事便傳遍了整間學校。接下來的幾天，學校忙著開校務會議。會議內容想當然，就是我能否繼續就讀這間學校。會議結果出爐的當天，中午午休時，我又夢到了場景相同的夢……

「救我……」火焰已經蔓延到腳邊。在天花板要崩塌之際，趴在地上奄奄一息的男孩依然還在求救。只要往前一步將他拉起，便能帶著他逃出火場。但最後，我選擇了視而不見。正要逃出火場時，回過頭，看見那個男孩的屍首，隨著天花板的崩塌，消失在火堆裡。

「不要！」我的叫聲驚醒了班上所有人。下午，我被帶去了附近醫院。但那段記憶卻消失了，這次，明顯的感受到，是有人強行將那段記憶抹去。

「妳真的很恐怖，每天都有兩個樣子……」回到學校時已經快放學。到了班上收拾東西，坐在我前方的那個男生，小聲的說了段話，深怕我聽到似的。

「妳難道不知道嗎？」

回到家，父親已坐在餐桌前。頭上的包紮還未拆下，看來他是提前出院了。我

和父親的生活時間不相同，所以對於在這個時間點看到他，還有些不習慣。

「妳前幾天，為什麼和同學吵架？」見我不回話，父親接著問。

「妳為什麼把那些相片撕了？」看著父親指向角落的那包垃圾袋。

「妳都不回答，是妳不敢說，還是妳真的忘記了？」父親忽然將一張照片放到桌上。照片裡是一個家庭的全家福，一家四口。上頭有我、母親、父親，還有一個小男生。他是誰？隨著時間流逝，相片上的面容漸漸陌生了起來。陌生到連我自己都懷疑，在相片裡的人，真的是我嗎？「這是誰？」衝進廁所，面對鏡子裡的自己，由衷的感受到不解、害怕。而當觸摸我自己的臉龐的那刻，鏡子裡的人……好陌生。那個男人是誰？鏡子裡的人，是誰？

—

「我好怕，我做什麼事情都會被討厭。」

「我爸爸會對我家暴。」

—

「妳今天在學校鬧事啊？」

「他是誰？」還沒反應過來，便被他粗糙的大手伺候一個巴掌。「你瘋了嗎！」臉頰瞬間染上一片紅，起身便朝他揍了一拳。

「妳這小孩造反啊！」眼前的人伸手將我壓在牆上。為了掙脫他的束縛，奮力一搏逃離了他的壓制，還特意重重推了他一把，讓他重心不穩。但沒想到的是，他居然會失足撞到桌角。

危險消失，我就放心了。

—

「我時常忘記事情，有的時候甚至失憶。我無法回想某些片段。就像前幾天，我跟我們班女生吵架……」

—

「她以前有個弟弟，是個天才。幼稚園的年紀，就可以理解國小高年級的題目。可是後來她弟死於一場火災，他們家就剩她一個孩子了。」幾個女同學圍繞在窗邊，討論著有關我的八卦。其實一早進來學校時，她們就已經在討論這件事情了。

「閉嘴。」一個箭步，我上前便往主要在討論這件事的女生，打了一巴掌。

「把別人當笑話，很好玩嗎？」果不其然，她還手了。我們倆在班上打了起來。最後那一刻，我用手指頭的指甲，劃傷了她的左手。傷口瞬間冒血，她痛得在地上大哭。

危險消失，我就放心了。

—

「妳從什麼時候開始有這些症狀？」

「我忘了。」

「那有關於妳家人的事，可以和我談談嗎？」

—

「單親家庭都是有問題的……」

「怎麼又是妳？煩不煩啊？」

「終於變正常了？真是個婊子……」還未等她講完話，我已經起身掐住她的脖子。

危險一直都沒有消失。得要除掉她才行。

—

「我媽媽死於一場火災。」

「妳很難過，所以想把過去的事情都忘記……」

「或許吧。」

—

「解離症，一種心因性障礙的疾病。」看著醫生在鍵盤上敲敲打打。進行了一系列的測驗和問答，最後判定結果卻沒讓我感到憂慮還是害怕。我提不起勁，提不起任何想要幫助自己的力量。

「越是不好的記憶，會在心中存留越久。」——《雖然是精神病但沒關係》

微風輕撫過面頰，卻沒能牽起笑容。經過幾次的治療，我開始意識到原來，我之前做到那有如恐怖片般的夢境，都不是夢。

感受到周圍有股燒燙感，一睜開眼，床邊已經陷入火海，周圍的可燃物都已被燒得透紅。趕緊搖醒身旁熟睡的弟弟，但是濃煙已經竄入房內，呼吸道逐漸被疼痛感侵入，無法喘過氣來。就在情急之時，母親撬開了房門，慌張的跑向我們。但，母親卻是拽住弟弟將他抱出房門要往外跑，火勢已經延燒到樓梯間，濃煙不斷侵蝕著空氣中的氧氣，眼見火焰已經要爬向門口。一瞬間，兩人的身影消失在火海，絕望和悲憤佔據了腦海裡的思緒。火勢猛烈，潛意識的求生慾使腎上腺素激發，不知道哪來的力氣，奮力一衝逃出了火海。

老舊的公寓住著好幾十戶的居民，住在公寓高層樓的住戶沿著逃生通道，驚慌失措的往樓下衝。外頭的走廊全是黑煙，匍匐沿著地板試圖逃出，卻在那刻聽見了弟弟的呼救聲。

「姐姐！救我！」看著弟弟用盡最後力氣向我求救。

「如果弟弟死了，我就會變成媽媽的最愛……」腦海裡的想法，宛如湧泉般冒出。方才的畫面不斷的播放，被母親拋下的畫面，母親選擇了弟弟……。

「要是弟弟不見了，媽媽就會在乎我了。」沒意識到自己的想法已經違反道德常理。當我回神時，我竟是獨自一人逃出火場的。

最後，我再次看見母親和弟弟，是在喪禮上。

辦完喪事後的父親，情緒一天比一天不穩。不去上班，每天都以酒為食，以淚為生。甚至開始以動手打人洩憤。

治療過程中，記憶逐漸恢復，也開始逐漸回憶起很多事情。不安和愧疚，日漸佔據著內心。越來越抗拒去治療，越來越……。

—

「知道為什麼妳弟弟沒有逃出來嗎？」被裝在箱子裡，特地用塑膠袋套住的塑膠片，上頭的顏色醒目的豔麗，紙頁的邊緣有些燒毀，但並沒有因為被焚燒過而變得無法識別。

一眼就能看出，那是我最喜歡的畫冊。

—

被過多的視線注視著，心頭一震，連開口講話的勇氣都沒有。站在講台上，頭低得只能盯著講台上灰白的磁磚地。台下稀稀疏疏的討論聲，使人感到無盡的害怕。深怕自己的過往，在這種時間點被揭穿。

「自我介紹一下吧！」看著台下逐一清晰的面孔，陌生卻又充滿著新奇感。轉學，成了事情發生過後的解決方案。敷衍又隨便。不過卻是人人眼中最好的辦法，眼不見為淨就好。

鼓足勇氣，提起氣，聲帶產生振盪之時，台下突如其來的一句話，使我硬生生的將話吞了回去。他的一字一句彷彿就是想讓我聽到一般，清晰的使人發寒。

「她是從我國中朋友那間學校轉來的，她們同班……聽說她成績很好，但是她……」空氣中充斥著一股濃郁的味道，甜美的八卦味，來自四面八方，又甜又鹹又辣又苦的。加油添醋既沒有使其更加鮮美可口，反而多了陣陣霉味。而那股霉味，卻時常被忽略掉。好奇心，驅使人們忘卻那股霉味身後的有害物質。

正以為所有的治療就要在此刻功虧一簣之時，忽然間，在陣陣的討論聲中，傳來了一句喝斥。消失了，所有的不適感全都在那一聲喝斥中化為虛無。猶如按了暫停鍵一般，全部的人都停止了。討論聲戛然而止，而發出聲音的那位同學也隨即往我的方向鄙了一眼。毫無情緒，雙眼間看不出任何感情。

「你為什麼要幫我？」新的環境，新的朋友，新的課題。從何處下手都是問題，有些看似簡單的題目，不料解題的過程卻是十分艱難。而有些卻是簡單的無需計算，卻因為過於大意，而錯失了分數。

—

「你為什麼要幫我？」看向坐在客廳沙發上的父親，滿是疑惑和不解。

「你事先去找過我們班的同學了，是嗎？」

特意保持的距離，刻意偽裝的堅強，在剎那之間全部破碎。

「因為爸爸從來都沒有保護過妳。」

沒有爭執和衝突，沒有雙頰發紅伸出拳腳的敵人。沒有爭吵和打罵，沒有意識不清的雙方。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異常，令人意外的。愧疚和忸怩，像是有意識般的侵略著大腦。

—

「我好像是個累贅。」還記得國中的時候，每次看到不會的題目，都會盯著選項，回推題目要的答案。如果幸運得出一個答案，便毫不猶豫的將這個答案圈選出來。沒經過任何驗算，便認定這一定是正確答案。所以我讓自己重回當年的火場。一樣獨自一人，逃出火場。

當赤足脫離地面的牢籠，綢緞般的秀髮交織成翅膀，彷彿在天空翱翔一般。

佳作

深山之雲海

柯喬薺

壹章 下山

這片山巒在夕陽西下、雲霞繚繞之際當可稱為世之寶玉，只可惜這美景罕為人

知，我只好勉為其難地成為獨佔它的天選之人了。我從小就喜歡待在這兒放空，每當我閉眼享受這天地能量時，我那神出鬼沒的師父總會悄悄來到我身邊。看我被嚇得從大石頭上滾落，似乎已經成為師父近期噁心人的惡趣味。

「世人知道禹三過家門而不入，是一個上好佳話。可是你知道禹不入家門的真正原因嗎？」

又來了！師父又在瞎說些先人聖賢的故事。

「能有什麼原因，總不會是沒帶給兒子的新衣裳回去，怕挨罵才只敢在外頭偷看吧。」

當從小就和一個不正經的師父生活在一起，我這根獨苗苗不長歪才奇怪。

「你這腦袋盡裝些狗屁倒灶的玩意。」

師父狠狠地朝我的腦袋搨了一掌，有點疼。

「禹不入家門的原因其實是：他怕那些見不得他成功的敵人，去威脅自己的家人，所以才裝作一副冷漠的樣子，讓敵人以為禹不在乎自己的至親。直到禹治水成功後取得了大功德，才不再怕那些宵小騷擾。」

我揉了揉剛剛挨打的後腦勺，有些不服氣地對師父開口：

「不過師父，上古時代禮樂尚未崩壞，仍有這等為了自身而破壞百姓福祉之人？」

「縮兒你要記住。人性是最不可信的，要時刻保持警戒心，在這個世道學會偽裝才能保護好自己。真誠赤裸，只會讓自己落得遍體鱗傷的下場。記住了，這是我給你的最後一堂課。我不希望之後聽聞你被欺負的消息，狼狽時也不要說我是你師父。」

師父看著正在落下的太陽，緩緩地說著。平時聽慣的嗓音彷彿和山林一樣染上了一抹朦朧的橘。

「時間不早了，去準備晚飯吧。」

沒等我琢磨出些什麼，師父便擺擺手轉身向我倆所居住的房舍走去，我只好邁開步子跟上。

最後一堂課？難不成師父要丟下我去尋仙路了？

這幾年師父獨自出門的時間越來越多，短至數日，長則可達三月以上。我拚著竹筍的外殼準備等等用它來煮湯，突然眼神掃到了牆上幾排划痕，那是師父用來計算月盈圓缺的標記。但吸引我注意的是，有一日被圈起來了。

我拿竹筍殼當作筆在地上計算，那被圈起的日子，是明天。

等等，明天？明天貌似是我成年也是加冠之日，難道師父這次真的要離我而去了嗎？

我坐在桌前盯著冒著熱煙的筍湯。說要吃飯的人是師父，但已經準備好了也沒見師父從房門裡走出來。難道師父已達到辟谷的境界，不需要吃飯了嗎？

罷了罷了，我站起身拿起勺子舀湯。師父可能達到了辟谷，但我可沒有呢！天大地大吃飯最大，師父不出來的話我可就要自己吃獨食了。

隔日一早起來，我來到書房開始每日的晨讀。這些師父收藏的經典，在這十多

年來的每日的閱讀中，早已倒背如流。不過習慣養成後要再改變也麻煩，畢竟這深山老林有趣的事可不是天天都有。不過要說今天有什麼特別的嘛……那便是我的成年禮了。自六歲起被師父就一直在我身邊，教導我為人處世的道理。每日的太陽東邊升起西邊落下，十四年的時間彷彿隨著雲捲雲疏溜走了。記憶中父母親的臉龐就像早晨的薄霧般，彷彿在眼前卻又捉不住，最後隨著陽光的進入而慢慢散去。也可能是我不願想起兒時的那場悲劇，選擇把記憶塵封在最深處。當我盯著書頁發呆時，房外傳來了木頭碰撞的聲音，我放下書籍走向門口。門外師父擺放了一張木桌，桌上放了些鮮果跟三炷清香，還有一只雕花的盒子擺放在一旁。我走向前將桌上的東西按照師父的指示擺好，我摩娑著手中梨子粗糙的皮，這些東西想必是師父特地下山準備的吧。等一切準備就緒後，師父把我叫去跪在桌前。

「縮兒，今日你要跟天地稟告你的成年，還有得到師父我的認可。加冠後師父就不會再幫助你，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堅定的前行。」

語畢，師父打開桌上的盒子，裏頭是一隻青玉色的簪子。

「稟三界眾生靈，我徒王縮今日年滿二十，執行加冠之禮。特此稟告天地，望三界生靈護佑王縮。今選定表字為『文平』，期文以天下，望天下之太平，終結這四百年來的亂世。」

話至此，師父幫我捲起髮髻加冠。

「徒弟今日成年，師父給你幾件可以在之後用的到的東西，你可要小心保存。」

師父走進屋內，隨後拿著一個包袱走到我面前示意我打開。我打開包袱一看，是一本邊緣磨損嚴重的本子以及一支毛筆。

「這是我這些年所寫的手札，這裡頭有我對江湖和朝堂的一些心得，希望你好好吸收。畢竟你甚少接觸外界的人，凡事留個心眼總不會錯，我可不想這把年紀還要給你收屍。」

師父難得一臉正色地說話，我也不自覺的收緊脊柱、站直的看着師父拿出毛筆。

「這是玉毛筆，這支毛筆由天地所製造出生，吸收了天地的靈氣，可以在落筆後增加能量。當能量匯聚千點時，可以消耗能量完成任何你想做的事。能量集滿時毛筆也會帶來龐大的氣運，不過當能量使用後便會消散一空，就成了一隻普通的筆而已，想再變回原樣幾乎是不可能。所以這支毛筆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不消耗其能量。」

我將包袱仔細地綁好，抬頭就撞上師父灼灼的眼神。

「這兩樣東西就是為師送給你的成年禮，切記毛筆的事千萬不可告訴他人，即便是非常信任的人。」

師父垂下了眼，截斷了我們交會的視線。

「你該下山了，屬於你的人生才要開始。」

說完師父便轉身背過我。

霎時眼淚不爭氣地盈滿了眼眶，心裡也知道這應是我們師徒最後一次見面，之後再難見到面了。十六年的養育之恩，一時半會梗在胸前說不出話。

模糊的視線看不清師父的背影，只聞師父的聲音從遠方傳入耳裡。

「不要愧對師父就好，記得自己的本心，勇敢一點，成年人別哭哭啼啼。」

視線回復清晰時，師父已消失而去。

把屋外的擺設放回到屋裡，收拾準備離去的行囊。我從包袱中拿起剛才師父給的手札，開頭的內容是與陌生人交談的十個起手式、前方有戰爭往哪個方向最安全等等內容。不過後面幾篇養雞養鴨生產教學，還有怎麼繁衍最強的馬匹……

「只能說是很符合師父為人的一本書。」

把書放進包袱裡，我轉向一旁的毛筆盒打開它。裡面躺著一支墨玉的筆管，筆頭是微透細白軟毛，看起來就是做工精細的毛筆罷了。我伸手想拿起筆仔細觀察，指頭碰到的瞬間，眼前浮現的是一個與平常截然不同的一個世界。一個充滿裊裊細煙的世界，有綠有白有灰有黑的煙霧不斷地從地面飄出。走近後才發現那煙不是從地面冒出，而是源自地上各物。發現這一點後，我蹲在草邊開始觀察這些煙的規律，動植物所飄出的是綠色的煙；黑色是落葉枯枝等死物，灰色來自石頭，白色則是流動在空氣中，就像風一樣的充斥整個世界。

想到這我忍不住喃喃的說：

「這有些像道家的望氣術，不過有些許不同。在書房諸子百家的典籍中，道家的氣之顏色為方位，我在此看到的則是生與死的差別……其中的差異又代表些什麼，果然還是要再更深入的了解這枝筆的能力。」

「等等…我該怎麼離開這裡，不會我要一輩子看著這些煙吧。筆感覺也不能從手中放開，萬一找不回來和出不去一樣，也是慘的。」

就在腦中剛冒出「我想出去」的念頭，眼前畫面馬上回到我所熟悉的那個世界

「難道心中想到什麼，都可以自由切換空間嗎？」

我在心中默念「進入煙霧世界」

視線一轉又回到煙霧繚繞的世界。確定這一切能自我控制後，我回到原本的世界。我想將毛筆放回盒子裡才發現盒裡還有一張紙。我拿起這張紙，上頭寫著一些文字：

「這支筆應天地誕生，本該只有世間主宰才能使用。不過為師用了些小手段，將綁定的對象改成了你。健兒言之這支毛筆是支仙筆，具有趨吉避凶、判別善惡等功能。能直接由平常身處的表世界進入到生命本源的裏世界，這個世界裡善惡吉凶，一清二楚。」

「接下來我要告訴你這支毛筆的真正使用方法：

第一，在初始狀態下可以看到九個時辰裡的冤靈徘徊，可以向祂詢問任何話。如果把祂的冤念化解，可以獲得一點福報能量，用以加強毛筆能力。能量從零至九九，累至九九後便不可再進化。

下頭為技能所需能量

數十九 | 判生死：紙上寫下該人的名字後，紙上的筆跡會顯示出該人是否會死亡，以及未來的死亡時間和死因等相關訊息。

數二九 | 引導：可用於引導他人行動，讓對方產生某些情緒或者行為上的改變，例如產生恐懼、生氣、快樂等情緒。

數三九 | 造物：創造出一個幻境，此幻境可以在睡夢中也可以在現實中創造。

數五九 | 編憶：使用毛筆修改一個人的記憶，讓對方忘記某些特定的事情或加入一些不存在的事情。

數七九 | 鎖靈：鎖定一個人的靈魂，讓靈魂無法離開某個地方，或是暫時把靈魂攜帶在毛筆上。

數九九 | 復活：毛筆八百年只能進行一次復活，將已故之人復活回來。條件是靈魂跟肉體都需存在，但復活的人只能活到原本的壽命終點。」

讀完紙上的內容和經過剛才的體驗後我意識到：這毛筆果真是仙物，那師父的確也是仙人了，不然不可能做到這等難事。

「請宿主前往選擇綁定國家，以開啟完整功能。」

突然心中多了一條提示，彷彿筆中之靈正在和我交談。看來得快點下山，好好看看這個世界了。

我從書櫃裡抽出地圖，將其攤開在桌上尋找離這裡最近的國家。我現在身處中原地區花果山，離的最近的是……

伸出手指指向其中一塊。

「前往韓國吧。」

三天後，洛陽。

「這周天子真是有名無實，一路走來紛亂不休，卻不見官兵來維持整頓。就這洛陽還算安全，周圍集市充斥著偷拐搶騙，自身沒有一定武力最好不要單獨在外。」

這時一隊三人騎著馬的官兵在街上奔馳，領頭的士兵大聲喊著：「大王發布新命令，速速至縣衙門口看告示。」

看到這等情形我忍不住心想：「連官兵都如此急躁無規矩，百姓又該如何心安度日？」

想罷，我拿起筆默念進入裏世界。

「這洛陽城當真是日暮西山之相，像是搖搖欲墜的老人，苟存著最後一口氣，這情勢即使是神仙也難救啊。」在無人之處大吐心中之言後，我搖搖頭又回到表世界。

「去看周天子還有什麼辦法維持民生秩序吧。」

我走到縣衙門口，出現的人意外的不多，倒不如說幾乎沒有什麼人。我走到告示前，眯著眼看著上頭的文字。

「若能解決糧食不足問題者，賞司空位。」

身旁的書生開口道：

「人們都快要食不果腹，要這有名無實的位有何用？不過周天子也只剩這虛位可授予，能延續周朝百年，能撐一日是一日。」

後方的老頭附和：

「就算有辦法可以解決糧食問題，但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我看這周朝不能再來一次的動盪，一旦有諸侯妄貪這片土地，破壞這百年來的默契，那整個世界將會陷入戰爭的泥沼。」

聽到這我明白留給我選擇的時間不多了，要快點篩選那個順著大勢的國家，順勢而為才能把毛筆的功用發揮到最大。

我暗自下定決心該去韓國了，邁開步子後我不禁思考百姓因為不斷的戰爭困苦生存，貴族仍是過著奢靡日子。今日看到周王宮這破敗的宮殿，韓國究竟有多奢靡，必須要好好的看看才是。畢竟之前都窩居山裡，實在沒有價值觀的概念。

十天後，我望著前頭排隊的長長人潮。等待官兵審核身分進入韓國的人不斷出現，隊伍漸漸地變長。大多數的人皆是攜家帶眷，有些孩子臉頰凹陷、四肢瘦弱地被家人抱在懷裡，同型的大人也好不到哪去。緊眯著的眼望向隊伍的前方，凹陷的眼眶透出滿滿的疲憊。

各地皆知韓國乃是當今最富饒之國，每天都有來自四方的人前來，為的是從這國家裡撈些可供生存的機會。

場景到了現代。

「戰國時代禮樂崩壞，貴族奢靡百姓窮苦，百姓渴望結束戰亂的一天，貴族希望生活品質可以一直千代萬代不變，這一切的終點在我們先祖輔佐的陛下-始皇帝，秦國一統天下，結束了 400 年來的亂世」

這時一個蓄鬚的老人狠狠地朝青少年的腦袋搨了一掌。

青年睡夢中被驚醒說道：「幹嘛阿，臭老頭很痛誼」

「王綰你從小時候就是這樣，每次我說先祖的故事就又昏昏欲睡，第一次跟你說的時候還擅自揣測先祖的想法，別以為你跟先祖名字一樣就當自己是先祖，祖先是放在心底尊重，不是拿來開玩笑的」

王綰想說：「我...」

老人打斷說：「別再說自己是先祖轉世，距離 2000 多年前誰會相信你是先祖轉世，而且就算你是也沒有可以證明你是的方法，從古流傳至今的也只剩祖譜而已，沒有其他的傳承物」

王綰說：「祖譜？祖譜還在嗎？」

「當然還在！！祖譜是祖先代代流傳下來的怎可遺棄」

王綰興奮的說：「我能看看嗎？我或許有辦法證明自己就是秦朝宰相王綰」

「那我去拿吧」老頭走去後面的房間找 2000 年歷史的家傳祖譜。

「居然祖譜還在，2000 年來居然沒因為環境而損壞，那祖譜卷軸裡的毛筆可能

也還存在，雖然因為能量用光，好像不能在使用特殊能力，不過應該還是有辦法證明他是我的所有物」
只希望那真是千年前的祖譜...

佳作

拾憶

徐于捷

自古老的故事中，描述著在死後的靈魂可以從任何一扇門進入〈拾憶〉。
〈拾憶〉是一個充滿許多記憶卷軸的地方，目的是告知該靈魂已經離開人世，且用利用卷軸來確認自己活著時的記憶是否有錯，而這裡可以任意更改一個在人生中最想改變的回憶，但也有一些規則：

1. 不能將自己曾活在世上的記憶從認識的人中抹除。(因為這樣此人將不曾存在過。)
2. 不能更改傷害別人的記憶。
3. 要改的記憶一但確定就沒有再更改機會。

當然，〈拾憶〉也有管理者，通常是有深刻執念的靈魂擔任，心願一但了結便會換下一個，且一次也只會有一位。為了幫助管理者，他身邊會有一位協助者來幫忙他整理一些瑣碎的事，但當找到自己執念時協助者不能阻攔他去尋找或是完成，否則將會受罰，在管理者離開後，協助者會被抹除記憶並且繼續協助起下一位管理者。管理者專門負責提取進入〈拾憶〉靈魂的生前記憶方便給他們確認無誤。靈魂們的內心世界會使〈拾憶〉空間產生變化，因此每個靈魂看到的空間都不會相同。

我是現任的管理者，據說我是近千年來執念最深之人，但非常糟糕的是我忘了自己的執念是什麼...，我也試著從我帶過的每一個靈魂裡找到答案，可是我找不到。每個靈魂不外乎都是想把自己感到尷尬的回憶更改掉或是把令人後悔的記憶改掉。雖然無法在完成他人的願望中找到我的執念，可是有時在完成靈魂的願望後總會有些模糊的記憶碎片出現在我的腦海中....。

而枚思是現任管理者的助手，自現任的管理者來到拾憶後他就被告知要教導一切須知給他，像是要怎麼完成靈魂想更改的事。這個管理者一直對枚思很溫柔，也非常有禮貌，在閒暇時間也會來幫助他或聊聊天，所以枚思還蠻喜歡他的。

這天剛完成靈魂願望的我正要休息時，枚思叫住了我，希望我可以幫他收拾下散落在地上的卷軸。我順手撿了起來，想說都撿了不如也一起整理，就在收拾時我看著其中一張卷軸突然有種熟悉的感覺，上頭的字淡得我看不清楚，我回頭問了枚思，看他知不知道，結果枚思一臉疑惑的看著卷軸，「我從沒看過這樣子的卷軸。」這還是第一次看到他這麼困惑的樣子，於是我也不再追究，把卷軸放回它的位置上。

有人說曾經遺忘的事能透過人或一個人給他人的感覺回憶起來。這個說法在今天得到了驗證，因為有種感覺，面前的靈魂就是我執念對象。她身穿一件深藍的長裙，柔順的長髮披在肩後，我呆呆地看著這個靈魂，過了一會後才想起來要跟她說關於拾憶的事情。而在我講解的過程中，她一直用種看待故人的眼神看著我。講解結束後她用輕柔的聲音說：「我想把我跟戀人最後一次的爭吵的那天改成像平常一樣平淡卻幸福的日子。」講完後她靜靜的看著我，我一臉怔怔地看著她，腦中好像有什麼浮現...。她見我不說話，於是開口說到「想聽聽看我為什麼要選這段回憶嘛？」我機械式的點了點頭，她開口緩緩說到「那是因為...我最後一次見到我的戀人是下雨時我們因為一些小口角起了爭執，各自離開後我就再也沒有他的消息了...。」聽完原因後我回過神來，一些記憶片段湧入我的大腦令我有些暈眩，我晃了晃腦袋希望能將暈眩趕走。枚思看到我好像

有些許的不對勁就走過來將我先拉到一旁的椅子上休息，並通知那女孩我必須先休息一下，說罷枚思便又去忙了，但他此時心裡有種不妙的預感，好像…要跟這個管理者道別了，他時不時會看向管理者那頭。這時女孩走過來坐在了我身邊，用擔心的眼神看著我。「我沒事…。」但她還是用一樣的眼神看著我，我脫口而出說：「這麼漂亮的臉，不適合皺眉，笑一個嘛~」女孩聽到這句話突然睜大了眼並緩緩說道：「以前我的戀人在我皺眉時也會這麼說…。他希望我永遠開心，他還說假如妳不開心的話，那我一定會盡全力逗妳笑…。」我聽她說完這些腦中的記憶好像又浮現了一些，於是連忙開口問她一些關於她戀人的事。她抬頭看了看我，緩緩將她和戀人從認識到交往的故事娓娓道來…。

〈拾憶〉空間隨著女孩開始講述的故事變換起來。她和他是在一間骨董店相遇的，那天她透過玻璃櫥窗看見了一個音樂盒，因為女孩本來就對音樂盒很有興趣，所以就被吸引進去了，進店後女孩仔細端詳了下那個音樂盒，發現盒蓋雖然沒打開但從裡面卻傳出了柔和的音樂，它的大小只有手掌大小，看起來也能當成項鍊，且盒子旁邊放著一把小小的鑰匙，她伸出手想拿起來看看，但當她觸碰到音樂盒時突然有隻手也碰到了那個音樂盒，她嚇了一跳趕緊把手伸回來並抬起頭時剛好跟他對上眼，他對女孩說了句不好意思，而後看著女孩手裡的音樂盒說：「你也是被它的聲音和外觀吸引的嘛？」女孩點點頭，他繼續說：「不知道鑰匙插上去會發生什麼事呢？為什麼盒蓋沒有開卻能發出那麼響亮動聽的聲音呢？」女孩聽完後也苦笑著說：「因為介紹全部都是看不懂的文字所以也不清楚它的來歷呢。」後來兩人又聊了一會，直到他注意到自己跟別人約的時間快來不及，最後他對著女孩笑了笑便離開了。而她也因為有事所以離開了那間骨董店。但因為那音樂盒真的長得太精緻，女孩一直惦記著它，於是在一個禮拜後的假日再次前往那家店。進店時女孩看見了他，他似乎有點驚訝，並主動走過來和女孩搭話。「還真巧啊~你也是想來買音樂盒的嘛？」女孩點點頭，他走到櫃檯結帳，女孩好奇的問老闆知不知道這音樂盒打開後會發生什麼，老闆笑了笑緩緩地說：「這是個很神奇的音樂盒啊~你們挑中這個音樂盒也算有緣，那我就告訴你們，它打開跟關上的音樂是不一樣的，在你們需要它時就會開啟，並且不需要自己放入鑰匙。」兩人面露疑惑的表情，但還是帶著它離開了。漸漸地這個音樂盒串起了兩人的生活，他們越聊越投機，發現對方跟自己的興趣愛好都差不多，幾個月後，他向女孩告白並順利地在一起了，而他買的音樂盒和鑰匙也成了兩人間的定情信物。日子一天天過去，他們一起度過了好多個紀念日、好多的節日。但即便再合拍的戀人還是會因為一些想法不同而產生口角，這是一個下著滂沱大雨的夜晚，雖然不記得他們爭論的內容，但女孩最後記得的是，她的戀人把傘遞給她，自己淋著雨離開了。回憶結束，女孩想像出來的場景雖已褪去，但雨水冰冷的觸感似乎穿過回憶一滴一滴打在我身上，像在提醒著我該想起所有的事情了。

此時枚思卻走了過來開口問我能不能去幫他放一下較高位置的卷軸。因為他突然的開口，腦中模糊的記憶線索又一溜煙地消失了，而且枚思從來不會在我處理靈魂問題時過來打擾我，我用著疑惑的眼神看著他，他也不管我有沒有答應，直接把我拉走了。我雖然對枚思這個行為感到生氣，但想著把東西放好趕快回去，誰知道在我放完卷軸後他又叫我拿桌上的卷軸和掉在角落的卷軸。而且他不停地跟我講話讓我沒辦法好好思考那些出現的記憶片段。在枚思反覆做了這些會讓我無法思考的事情和一直跟我講話並聊到以前的靈魂時，我覺得記憶片段好像越來越模糊了，所以我立刻止住他的話題和他請我幫忙的事，快步走向女孩那。枚思一臉害怕地看著管理者的背影，看著他離自己越來越遠，枚思越來越焦慮，他希望這任管理者不要離開，一直待在他身邊。

我回到女孩身邊，好奇的問起之後的事，女孩說她一直無法忘記她的戀人，把每一個戀人送她的物品都小心的保存好，戀人跟自己的合照也捨不得刪除，就是怕自己會忘記了關於他的一切，因為這樣女孩到離開人世之前都無法喜歡上其他人，她的心理只會住著她的戀人，就算身邊的人都說她的戀人是有了別的情人或是說他已經死了，她還是放不下對戀人的眷戀。

聽完這些我非常心疼她，覺得怎麼會有個人自始至終都不變心呢…。就在這時我的意識突然抽離，腦中零碎的記憶像幻燈片一樣一幕一幕閃過…。最終停在了一個畫面，我身體裡的血液瞬間凝固，畫面是兩個年輕人渾身是血的躺在地上，前方還有一輛黑色休旅車…。那躺著的兩個人不是就是我和女孩嗎…。這時回憶裡的時間開始轉動，因為強烈撞擊而倒地不起的我們呼吸非常薄弱，而這時車裡走下一個人，他非但不緊張，也不管我們傷的多重，逕自翻著我和女孩的物品，似乎是在尋找著什麼，但最後沒找到，他便上車離開了，留下我和她，傾盆大雨倒在我們身上，我看到自己用盡最後的力氣抱著女孩，希望她的體溫不要消失。就在我們靠在一起時，女孩脖子上的項鍊裡傳出了一種溫暖，充滿希望的旋律。下一秒我就出現在自己身體的上空，我看著自己那渾身是血的身體愣住了，我看著女孩那渾身是血的身體愣住了，想用手止住血，手卻穿透過女孩的身體...我什麼都做不了...頓時感到一陣絕望。

「嘿」一個輕柔的聲音是從我面前傳來，我下意識抬起頭，對上的是一雙清澈淡紫的眼眸。也許是看到人所感到的安心感，我脫口說出「請救救我的戀人!」這樣的話語，但那個人沒說任何一句話，看起來像在思考著什麼，我本來以為他沒辦法做到，便無助的低下頭，一會過後，那人說話了：「假如我說我能救她，但是有條件的…」我馬上開口說：「如果能救她，要我做什麼都可以!!」那人對我說了他的條件：「要救活她你將會失去活著的機會，並且會忘記你們之間的種種回憶。而你現在心裡最深的執念將會使你成為管理者，等到你的執念消除就能離開拾憶。這樣她便能活到她的陽壽盡，等到你們下次見面的時候就是她變成靈魂來到拾憶之時。」聽到我將會忘記關於我和女孩的種種回憶我猶豫了...但她還有大好時光去享受生活，這麼早離世太可惜了。於是我用力點頭，

但我將現在心中的疑問問了出來「那我們這時的記憶…會變成甚麼樣的呢?」那人反將問題丟回給我：「你希望她的記憶是怎麼樣的呢?」我想了想，畢竟我之後就不在她身邊了，與其讓她想念我…不如讓她恨我還好一些吧?我回答道：「那…就把這段記憶換成我把傘給她後我就離開了吧。」隨著一道強光照向我，耳中傳來「契約生效」的聲音。

回憶結束，我全都想起來了。我睜開眼發現自己還坐在椅子上，剛剛的回憶似乎就是一瞬間的事。我望著女孩，終於知道為什麼一開始她要用那樣的眼神看著我，接著我說出了和女孩之間的暱稱，她驚訝的看著我，淚珠從她的眼裡滴落，她抱著我邊哭邊說：「我還以為我認錯人了，害我不敢直接問你，而且這些年你去哪了?我好想你啊…。」我輕輕地拍著她的背並講述了我剛剛想起來的一切。在她了解來龍去脈後她又說：「雖然我活下來，在世上我經歷了很多喜怒哀樂，但重要的是你不在我身邊…所以我每天最害怕的就是起床，因為這提醒著我你不在…。」我聽完她講的話感到非常心疼，明明希望她因為恨我而忘記自己，結果我在她心裡占了這麼大一部份…。她見我看起來非常自責，趕緊結束這個話題，並且問我這樣記憶還需要更改嘛，我想了一下決定還是問枚思，他看都沒看我一眼，似乎也沒聽見我在叫他，好像在想事情。我只能走到他身邊問他，我拍了他一下，他居然嚇到跳了起來

我只能走到他身邊問他，我拍了他一下，他居然嚇得跳了起來，似乎剛剛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他沒好氣的看了我一眼，但還是禮貌的問我怎麼了，我把剛剛的疑問跟他說。此時枚思正想著要怎麼樣才能把這位管理者留下，他想到了一個謊言，雖然會讓自己受懲罰，但管理者就能留下來陪他了，他冷冷的說道：「需要再更改喔，如果不更改的話你在別人心中就一樣是個隨意拋棄別人的人…。這樣的話她就可以離開囉。」枚思一心只想快把女孩趕走，這樣他就可以把管理者再留得久一些，雖然最後一定會被發現，但能留住一會是一會。枚思剛剛講這些當然都是錯的，其實不需要更改，管理者的執念也完成可以離開拾憶了。我有點傻住了，枚思的語氣好冷漠，而且都還沒改完記憶就要讓她離開了嘛?枚思拉著女孩的手就要走向通往下一世的門。此時枚思前方出現了那擁有淡紫眼眸的使者。但現在使者的眼裡多了一絲愠怒，他冷冷地看著枚思開口說道：「你知道你在做什麼嗎?阻攔管理者離開是會受懲罰的。快回去處理完她的願望讓她和管理者一起離開吧。」雖然聽到了警告，但枚思還是毅然決然拉著女孩的手不肯放，就是執意要讓她直接離開。使者搖了搖頭，手一揮枚思就被定在原地。儘管枚思開始歇斯底里地大吼大叫，使者也不理會，把女孩帶回我身邊，協助我完成最後的程序，最後越過枚思親自將我和女孩帶到了門口，並溫柔地告知我們可以離開後就轉身朝枚思的方向走去。看著那使者越走越遠，我了解到終於可以離開這個地方了，我握著女孩的手並望著她說：「雖然這一世我沒辦法陪你走全程，但我跟你約定，不管你在哪，下輩子我一定會找到妳，陪伴妳度過每個喜怒哀樂的日子，我愛妳，下一世見。」聽我講完後她也說她一定會等著我去找她，門開了，我們也開啟了下一世的旅途。

散文組得獎作品

第一名 島嶼舊夢

徐嘉穗

島嶼舊夢

我喜歡山，喜歡海；而台灣，有很多的海，很多的山。

我們在自己的歲月裡，一步一步的邁向明天，或喜笑顏開，或垂頭喪氣，組建了我們的每一個當下。

世界變化萬千，唯一不變的東西就是“變”。我們在變，島嶼在變，世界也在變。

相遇，分離，相聚，說無數個“再見”，等待下一次的相逢，這是人間頂浪漫的事情，你我安好，未來可期，我們還會再見。

台灣小小的，南到北，一小時四十五分鐘高鐵。是一個與朋友相聚很友善的距離。氣候變化頗大，到處漫步很怡然，高山，森林，沙灘，海洋，草原，牧場，好像美好都被賦予了這座小小島嶼。

這是一座可以左手月亮，右手太陽的島嶼。

好像瑣碎時光都有日月同輝的浪漫。

——台中——

台中，我的學校在這裡，我的生活在這裡。

台灣的水脈從中央山脈流下，途徑谷關，流出城市北面的大甲溪；另外一條河流途徑南投清境滑下了南面的烏溪，水系河流包圍著這座城市，圈出一塊天然的富饒腹地。

這是一座被眷顧的城市，沒有台北的溼冷，四季飄蕩的雨，四處漂蕩的冷風；

花蓮在風中凌亂，到了台中，強烈的颱風被高高的中央山脈隔絕在外；沒有南部熱辣辣的漫長的夏季；也不像墾丁，晴空暴雨切換，還有會帶走你的落山風。

台中很中庸，像是江南，也有四季，但是溫柔一點。

——南投合歡——

1

參天的大樹，低矮的箭竹，纏繞的杜鵑林，彎曲的公路，世界好像消失掉一些喧鬧。

3000 海拔以上的合歡山，那種空氣稀薄的，清冽感。是我喜歡又懼怕的，乾淨，清冽，同時挑戰你的身體能力。

台灣屬於副熱帶氣候，墾丁冬天也可以比基尼下海。而梨山會下雪，大雪山下雪了，這已經是我覺得很神奇的地方了。而在山巔，還有天然的滑雪場，這是我到合歡山北峰前，更加完全無法想像的設定。只是，那已經是過去式。

看呀，一切都在變。全球變暖了，北極熊怕掉進冰川，喜歡趴著走了。

巨大的橘色廢棄纜車站，殘缺的牆體像是書寫了一段斑駁的記憶，雖然已經廢棄，但是他好像在時光的沈澱裡，有他的傳奇。

——宜蘭——

台灣行走了很多的地方，和友人，和同學，和朋友，和家人。繞了很多的地方，卻好像獨獨避開了這裡，不是不去，總是錯過。

前年，和一個朋友相約邀約一起去，因為友誼的破裂，無疾而終。

去年，假期大旅行，在訂好了飯店，所有行程進行的時候，環島一圈，最後一站，宜蘭。抵達宜蘭的時候，爆發疫情。我們在路邊打包了四份麥當勞，結束了行程，提前回家。

今年初夏，終於去宜蘭，和一群可愛的校友，看到了滿谷的螢火蟲，完成了我經年的宜蘭之行。是呀，萬千變化，一下子就是此去經年。

看過很多的螢火蟲，但是沒見過那種璀璨如星夜的螢火蟲群，那種感動，會停

留在記憶裡很多很多年吧。

初夏雨後，溪水冰涼，穿上裝備，我們興高采烈看了宜蘭溪谷裡面的魚。這裏有熱烈介紹魚的“大自然保護員”，喜歡那種拿起魚照片模具，閃閃發光的專業和熱愛。

2

——墾丁——

抵達墾丁總是舟車勞頓，北到南，下高鐵後，有漫長的車程，幸好離開城市的鋼筋混凝土，左右沒有了高樓，都是遼闊的景色，左側是山，右側是一路漫長的海景。

瞬息萬變的墾丁天氣，熱辣又熱情。

當太陽和月亮在天空所呈現的夾角在 120 度到 170 度之間，就能一起看到日

月。墾丁好像總是被眷顧，一路向南，西邊日未落，東邊月已出。

傍晚，夕陽在海平線上，海面波光閃爍，像是一場盛大而又瑰麗的流動油畫。

對了！畫面以外，月亮還很妙的掛在對面。

——池上——

有一年，回家的時候，同學給了我一包米，是池上的米。因為他的老師給了他，他說這是台灣的味道，一定需要嚐一嚐，但是他帶不走，又轉贈到了我手裡。在記憶裡是緊緘的長方體真空袋，包裝色彩淡雅。煮熟後的池上米，橢圓而飽滿，Q 彈軟糯。

遠山，稻香，池上的便當，池上的稻田，池上那很多棵電影裡的樹，還有那四季溫柔的風，好像這就是池上。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季不變的，是池上的平和，屬於大自然還有池上人的那種平和，看天吃飯，怡然自得。

這是非常非常遺憾的事情，我整整期待了一年。——每年池上秋收節都有雲門

舞集，而今年，在漫長的疫情終於緩和後，雲門投入了國際的舞台，雲門出國了。今年秋收節，她不在。

有了雲門的池上，是舞者靈動的身體語言，在盛大浩瀚的天地，書寫耕作者的辛勞，是在地學生的擁抱合作，是鄰里鄉親的年度盛會。是台灣這座島嶼的人，從四面八方趕來，與麥浪見證下，觀一場樸緞與藝術的盛大，和諧統一，萬物有趣。

——蘭嶼——

去蘭嶼看雨。

這是我對蘭嶼的印象。時隔幾年，不同季節，去的蘭嶼都是在下雨。

第一次去蘭嶼，是七月的夏季，遇上了颱風，泡壞了手機，回程是頭疼煩躁。

但是攀爬了高山，漂亮的蜥蜴，在山裡做狼狽的山大王，很多很多，色彩斑斕，無比美麗，因為我們的到來，跑的張牙舞爪，逃離人群。還在日落後，去看了貓頭鷹。追了巨大的路蟹，看他們過馬路。

回憶像是舊時童年夢，可是就在幾年前呢，只願舊日時光可以美好漫長歲月。

第二次去蘭嶼，是為了出去走走，修復不好的心情。心情不好，好像一切都沒那麼好了。墾丁搭船前，吃一頓 NT100 的生魚切片開胃海鮮餐，外面港口晴雨交加。著急忙慌吃完，去搭船的時候，剛好是暴雨成災，登船時，大家都是狼狽不堪。

蘭嶼的浪總是翻滾， 過山車的增加時長版本。我們抵達的時候，是陽光普照著綠色的抹茶山全貌。然後走著，風雨來了，島上的山，去了雲霧之中。

白日每天騎車在島上晃悠，看羊在山壁上發呆，在珊瑚礁上跳水，看達悟族的年度盛大表演；夜晚聽著暴雨，在小酒館喝酒，回房間，大家在陽台上講著過

去未來。

時光好像會格外眷顧旅行，那些旅途中的可可愛愛，日夜瑣碎交談，不開心會慢慢放下。

一切都會變好的，稻盛和夫說“心想事成”。

那我們就要許個願，然後給願望一點一點加籌碼。

——台北——

台北是抬頭到處可以看到的 101，是每年跨年的花火，也是台灣電影裡的台灣。

台北會冰冷嗎？會很快很快嗎？我覺得沒有定義，我看到的是小而溫情，大而冰冷。看你的腳落在哪一處，心站在哪個點上，人生的自在，取決於自己。

我對台北的熱愛，是故宮博物院，還有老房子裡面，奇奇怪怪的展覽。

文化是瑰寶，文物好像把屬於她的時光定格成了永恆，把文化具象化了。精美的瓷器，蘇軾的江上帖，郎世綽筆下的國畫景油畫物，暗沈卻鼎鼎重的青銅器皿。而現代的藝術，在那些老房子裡面，閃閃發光唉！好像給藝術和老物件重新打入了小小的靈魂，讓我們去看一看，噢這個魂魄，你滿意嗎？

4

——花蓮——

太魯閣的峽谷，有很多的飛鳥，滴滴答答的水簾洞；七星潭的石頭，圓滾滾的被海浪磨平了稜角，但是有很多很多願望，透過層層疊疊的石頭，滾落在這片石灘，希望大家願望成真；太平洋的海浪，拍出了清水斷涯的藍，日出的獨木舟團，那些人困頓又充滿朝氣；溪流和原住民部落，黃金峽谷裡的金色陽光與碧綠溪水，還有大清早抓著啤酒就出門聊天的原住民阿姨。

這裏和台北台中高雄墾丁完全不一樣，可能另外一個世外桃源。只是世外桃源

有點坎坷，又是颱風，又是地震。只願大家平安順遂。

我很愛很愛花蓮，但是又好像忘了花蓮長什麼樣。明明在那裡，我跳過三層樓的水，暈過日出的海浪，最好最好的朋友在我 20 歲的時候陪我看過太平洋的一整個彩虹，吃到了我很愛很愛的剝皮辣椒雞。

那就希望下一次再遇見她吧。

時光瑣碎，深刻的記憶，也是變淡了。所以時光悠悠，我們就且過吧。好好往前走，不困於過去，不畏於將來。

——高雄——

高雄是個很妙的地方，壽山動物園有猖狂的猴子，玩死了他們的小動物。輕軌在綠油油的草地上，帶著遊人走過這座城市的美麗，只是花樹的美好像也是寂寥的。舊窯廠，穿過茂密的巨大榕樹，曲折又隱蔽，不過新穎的展覽設計，不需要任何人的引導都可以知道這座窯的舊日故事。85大樓，外面漂漂亮亮，裡面清清冷冷。不知道為什麼，我總是覺得這是一座落寞的城市。

高雄最美的是落日。西子灣的，黑沙灘的，燈塔的。

駁二的日落，卡在了打狗領事館和對岸。旗津的落日，美的像是回到百年前，落日餘暉籠罩海面，巨大的船隻在遠方穿行，《泰坦尼克號》的時光好像就是那一刻海面上的一個故事，《海上鋼琴師》不願意踩到地面，那他的靈魂還會留念這一片海洋，那一艘郵輪嗎？

我想要去看的山海秘境，上次沒去到。那就等待下一次，下一場，舊夢重溫。

第二名

拼圖

魏慧湘

曾幾何時對妳的記憶都逐漸模糊、破碎？自從我有記憶以來，妳就已經 90 歲了。自從妳也再也沒有吵著要看我的那一天開始，我對妳活到 100 歲的貪婪也被吞噬了。

兒時最期待妳的到來，每一次妳都會坐在廚房的椅子，看著媽媽在忙碌地在洗菜。而每當我跑來的時候，妳也會終止了和媽媽對對話。這時候妳就像影片裡被放慢兩倍的老人，手穿過那滑面料的花花衣服，從小零錢包取出 1 令吉（馬來西亞貨幣）給我。而我會因為這 1 令吉而開心很久，這可以讓我購買兩個我最愛的餅乾冰淇淋。如果這個時候，家裡外面還來了那騎著摩托車賣冰淇淋的叔叔更是適逢其時。如果沒有，我就會把我的 1 令吉放在那厚重的書包，帶去幼稚園跟同桌炫耀。

小時候，黃一飛的閩南歌《如果我有一百萬》一直在大街小巷循環，那時候我甚晚上睡覺前也會在想這個問題。如果我有一百萬，我會做什麼？買大房子？捐給福利院的小朋友？我把這個讓自己「煩惱」好久的問題問了妳，妳卻笑了笑我的問題：「如果我有一百萬，我就每一個人分一點」，妳說。也許這個童真無邪的問題戳笑了妳的笑點，但它卻營造了妳在我心中和藹、無私的形象。不過我對妳的愛卻是百感交集，有時候很喜歡妳的和藹可親，有時候又會懷疑妳對我的疼愛。可偶爾妳卻在看到我們姐妹倆被爸爸拿著藤鞭追逐的時候，開心地哈哈大笑。咦？看到我要被打妳怎麼卻笑了呢？現在回想起來或許是我們為了”逃離“藤鞭時上竄下跳的模樣像極了猴子，亦或者可能妳的小時候也曾經歷過一樣的事情吧。

到了禮拜日，我們就會坐那擁擠的小破車載妳回家，而爸爸也總會載我們去家裡外面的加油站添油。這個時候，妳又會從黃色的小零錢包掏出 20 令吉讓

爸爸加油。而一直沈默、嚴肅形象的爸爸也會從妳手中接過那 20 令吉。至今想起來我也不懂那是爸爸的套路還是每一次車子要載妳回家的時候都會「剛好」沒有汽油。

然而，某一天我卻再也盼望不到妳的到來。依稀記得大家突然傳言說妳跌倒了。去到現場的時候，就看到很多舅舅或者表姐夫說要合力把妳抬起放在床上。於是，我的假日多了一個新的任務——照顧妳。原本照顧妳的大姨卻如獲特休一樣，開始偶爾約朋友遊玩。但她都總會幫我們準備好午餐和晚餐——粥。那時候的六日我們就像開啟了「同居」模式。每天早上 8 點還是 7 點半，妳就會起身戴上自己昨天放在杯子的假牙，稍微的在水中攪拌，而杯子也總浮現食物的殘渣。接著，妳就會泡上一個老人麥片，然後打開紅色的餅乾罐蓋子，拿出 4 片蘇打餅。而我也有模有樣地學妳拿出四片餅乾配上我的咖啡。想不到吧！我當時候一定不想和妳一樣喝著沒有味道的老人麥片，所以選擇了咖啡。只是我沒有只吃 4 片蘇打餅，因為肚子的飢餓總讓我情不自禁地往餅乾罐裡面拿出一片、兩片.....三片的蘇打餅，再坐在那迷妳小餐桌上吃起了早餐。

吃飽喝足後，我就會打開電視看第四臺。畢竟付費的第四臺對我家來說還是一種奢侈。我當時後更拼了命把所有的第四臺都納入我的眼睛。吃了早餐後的妳會拿著拐杖慢步地走到客廳上的躺椅，因為舅舅說：「待在房間空氣不流通，要常出來走」。於是，妳就自己一個人無聊地躺在躺椅上發呆。一秒、兩秒、三秒.....妳會開始呼喚我的名字，要我陪妳一起坐在外面。我也被迫地暫時停下自己看著的兒童節目走到妳躺椅旁邊放的小凳子。為了「牢固」地綁著我，妳會用妳細長、佈滿皺紋的手牽著我的手。妳的手就像是芋圓一樣 QQ 彈彈，而我的手像極了剛出生的小嬰兒般小小的手掌。這個時候妳會跟我說很多我聽不懂的福建話來和我製造話題，而我即使絞盡腦汁，也只能勉強地從口中

吐出那相似結巴的詞語逐個逐個回覆妳。

後來的有錢的舅舅買了一個美麗佈滿花紋的鞦韆放在妳家。陪妳的日子多了一份趣味，早起的我獨自一人跑向那鞦韆晃啊晃，像極了自己就在公園處，感受著天空白雲的美。每當妳看著我自己一個人享受著鞦韆的搖晃，妳總會想方法找一個最好的角度捕抓我的身影，仿佛我就是一個大明星一樣，一直被妳關注著。後來，妳也想要加入我的戰隊，妳拿著那拐杖慢慢地走過來，「塔」、「塔」、「塔」拐杖與地面接觸所發出的撞擊聲音就像是聲張著妳的到來。而這個時候的鞦韆也越來越慢、越來越慢，彷彿停止了一樣，就為了等妳把那用來阻擋冰涼的鐵鞦韆的坐墊放上來。

到了午餐時間 12 點，妳就會提醒我吃午餐。我跟著妳的腳步，在妳身後慢慢地守護著妳。「啊！今天一定是粥。不是田雞、就是馬鈴薯或者罐頭菜心...要不然就是白飯配上一個沒有骨的魚肉」。直到現在一個人漂泊在外的時候還是會想點一碗粥，那就像妳陪伴在我身邊一樣。還是會買那個脆脆的罐頭菜心，因為它不僅僅是菜心.....

下午五點，就到了洗澡時間。妳的生活就像是一個機器人的循環。而妳總是洗澡完後就催促我去洗澡。「早點洗澡，不然風濕」，妳說。於是我又情不願地帶著那不吸水的毛巾走去洗澡。妳會幫我在那紅色的大水盆裡裝上熱水，我也「被迫」接受水的親吻。每次洗好澡後，我會裸著身體、拿著毛巾跑向妳。這個時候，妳就會幫我擦乾頭髮，拿出那把橘色尖尖的梳子幫我梳頭。把頭髮梳順後，妳就會用那橘色梳子的尖角幫我們把瀏海分成 7:3 比例。也許妳不知道那成為了我和姐姐的經典髮型，我們模仿著那妳為我們梳的髮型直到國小對「美」有新的看法的時候。

後來，我們「同居」的日子增加了更多成員。表姐跟表妹會過來陪我。而妳又會拿出黃色小錢包的 20 令吉給表姐。表姐就會騎著那前方一個大籃子，後方一個鐵的坐墊載我到附近的柑仔店買零食。有一次我買了紫菜，把它帶回家給妳。我們倆人就一直吃那個紫菜，於是我認定了妳喜歡吃紫菜，在上學的時候就去學餐買了很多紫菜給妳。然後，等待禮拜六的時候在把它帶給妳。車上我還跟媽媽是說妳很喜歡吃紫菜。直到妳離開後，我仔細回想，還是不敢確定妳是真的喜歡吃紫菜，還是只吃了幾口就被我當成喜歡吃。

破碎的記憶中，妳被送去了醫院。妳跟表姐說想見我。當時後我的心臟就像是在高處懸空，我好害怕再也看不到妳。畢竟小時候，出門都需要看爸爸的心情。唯有心血來潮的時候，爸爸才會開車到遠方的醫院。那時候還沒來得及去醫院探望妳，妳就出院了。

這次出院後，妳的身體不再像以前那麼方便，身上也多了很多插管的孔。偶爾，我需要幫妳換成人尿片。那麼瘦小的自己其實也不知道怎樣換，我只記得妳很賣力地撐起下半身好讓尿片可以順利展開在左右大腿。妳的床邊也多了一個「便利廁所」。妳會在那裡排泄水份和食物，而我會負責清理。後來，妳的病情也好了。我再次相信妳會一直一直陪伴著我。那段時間三舅偶爾會來看妳。每一次他都會外帶一個有兩個大魚丸的清湯米粉給我們。厭惡米粉的我如同對三舅的厭惡。傳說中，他就是那個很不好、有著很勢利眼的假惺惺的婁子，對妳也不好。

後來妳身體的警報再次響起，那時候親戚們互相詢問誰是 O 型血？每一個人都紛紛地向為妳效勞，有其中一個表哥還因為喝了酒不能幫妳捐血。這一次我的心態比之前更加坦然，因為我知道妳一定平安無事。果不其然妳如期出

院，但妳卻在某一天的午睡告訴大姨妳夢見「他們」來抓妳了。大姨卻責罵妳「不要亂講話」。那一天晚上不知道為什麼所有的親戚都聚在妳身邊，妳的 10 個女兒、5 個兒子、所有的子孫，我還是覺得妳沒事情。我還拿著哥哥剛剛「傳承」下來給姊姊的舊手機為妳拍照。初次拍照還不小心開了閃光燈，但妳還是那麼慈祥，在鏡頭裡面笑了笑。隔天是學校的課外活動日，我問媽媽：「能不能不去課外活動？」也許是注定，也許上天想保護那脆弱的小心靈，媽媽驚奇地拒絕我的請求。也在那個中午，我接到了媽媽的電話，她用顫巍巍的聲音說道：「妳外婆沒有了」。我想媽媽一定哭了很久。但我卻陷入在自己選擇了課外活動，而錯過妳的最後一面的悔恨。

妳去世的那天，我問姐姐：「為什麼外婆去世後身邊的人好像也陸陸續續地走了」？她說：「其實死亡一直都在，只是我們都沒注意到」。那刻的自己彷彿才開始認識了那存活 12 年的世界、殘酷的生命循環。隨著時間推移，偶爾會在想我們是否真的發生過這些事，因為這更像一場美麗的夢，美至我好想繼續滯留，滯留在那最初讓我快樂的一令吉，滯留在那妳為了讓我早睡在晚上 9 點鐘抓緊我的雙手。想了很久自己是不是應該用「您」來稱呼妳，但其實在我心中妳更像一個朋友，陪伴了我的兒時。只是成長過程中，回憶也開始模糊。破碎的記憶像一個凌亂的拼圖，我不斷地嘗試把拼圖放在各個位置，努力拼湊它。但拼圖始終不再完整，就像是成長過程中少了最重要的妳。

時隔許久回家，我發現一向很討厭動物的媽媽會在飯後主動拿剩飯去喂流浪狗。那是一隻米白色的土狗，身體修長又健碩，是一隻母狗。我們家前有一塊空地，上面擺放了一個被割了一半的塑料瓶。我們一般會用這個瓶子去儲存備用機車汽油，現在它被割成了一半，成為了狗狗的飯盆。每天晚餐時間過了後，媽媽會出門打麻將。等到半夜回來時，她會把飯桌上的剩飯菜堆在一起，拿到家門前的空沙地。媽媽的拖鞋又肥又厚，走起路來總會夾雜了洗地後留下的水聲跟地板摩擦的聲響。聽到拖鞋聲音的那隻米白色狗狗會飛速跑向空沙地，等待媽媽拿著剩飯去喂食它。每晚寂靜的街道只迴響著媽媽的拖鞋和狗狗在空中揮動尾巴的聲音。

不知道從哪一天開始，那隻米白色的狗狗身後出現了一隻黑色的小狗，它們形影不離。小狗全身黧黑，像極了一塊一直維持在興奮狀態的煤炭。很多時候，我因為閒在家中無事可做，我也會跟在媽媽的身後看她餵食狗狗。我們不會跟對方說話，只埋頭收拾著桌上的剩飯菜，再穿著永遠濕漉漉的廚房拖鞋去喂狗。只有這種時候，世界上彷彿只剩下我和媽媽，還有兩條不停在空中興奮揮舞著的尾巴。

有一天晚上，我們剩下的飯菜特別少，少得幾乎一隻狗都吃不飽。在把飯菜倒進容器後，兩隻狗看著眼前的飯菜，誰也沒有下嘴。只不過是一瞬間的事，米白色的狗狗走開了，它逕自走向街道的盡頭，把飯菜留給了黑色小狗，它的孩子。我們為當下的情況感到詫異，而媽媽打破了這片沈默：“連狗也知道要疼孩子，當媽媽的總是第一時間想到孩子。”說完，她也逕自走回家，拖鞋一樣發出厚重的聲音，留下我和那隻黑乎乎的小狗在街道。那時，我無法思考更多，因為我知道，媽媽想起了二哥，已經去世了一年的二哥。後來有一段時間，黑色小狗不見了，那隻狗媽媽總是吃不下飯，媽媽說那隻黑色小狗一定是被人抓走用來看守魚塘了。再後來，黑色的小狗回來了，但我卻不再看見狗媽媽。每晚換成小黑狗在空沙地揮舞著它的尾巴，飽食一頓後，獨自睡在街道的盡頭。再後來我才從鄰居的口中得知，那隻米白色的狗媽媽早在幾星期前死了。它死在某個街口，被開膛破肚地丟在街口。

我有很多秘密瞞著媽媽。她不了解我的痛苦，我也不曾在她最難過的時候陪伴過她。我們兩個經常對對方做的事情就是隱忍著自己滿心的苦痛，只對對方宣洩自己的憤怒，卻在後半夜時偷偷抹淚。在飛到東馬參加影展的前一個晚上，媽媽破天荒地說想看我的作品。一年前二哥去世時，那時我人在台灣，無法回家看他的最後一面、參加他的葬禮。在得以回家的日子前，在每天走在異鄉的街道時，我開始想像二哥走在我的身邊，在想像中虛無的道別。我把這個想法拍成一部短片，裡面分別是我的朋友扮演了我和二哥。在媽媽要求要看

短片的當下，我是拒絕媽媽的。一來是我不覺得自己和家人都做好了直面面對二哥死亡的準備，二來是我覺得很赤裸，那種從創作被看得徹底的赤裸。更重要的是，我不想在媽媽的面前哭。最後我還是拗不過媽媽給她看短片，我故意坐在她身後的沙發，這樣她就看不見我的臉。因著媽媽的洪量的嗓子以及彪悍的聲量，媽媽在我們村里有個外號叫做『大聲婆』。但此時此刻，她坐在離電視最靠近的椅子上，她的眼淚不停地流。這不是我第一次看媽媽哭，但這是第一次那麼的難過，我只能無聲流淚。看完後媽媽只問我：“那個女生是你嗎？”，因眼淚都被我吞進口中，擠滿了喉嚨，無法發出更多聲音，我只能點點頭。“那個男生是阿俊嗎？”，我也只點點頭。我們什麼都沒說了。我還有很多秘密瞞著媽媽。

我在二哥去世的一年後才回到家，二哥那輛銀白色的車子變成了我的車，是他非常之珍愛的車子。車子上還留著許多他的物品：有粘在儀表板上的泰國佛雕像、掛在後視鏡上的 泰國佛吊墜、不知道多久以前就沒有了香精的汽車香薰，以及擋風玻璃上還貼著上次他去維修車留下的貼紙。貼紙上寫著：2021 年 2月1日。是他去世前的 25 天。

第一次感受到二哥，是在一個大雨的夜晚。那天是我第一次開著這輛車行駛超過 100 公里，從吉隆坡開往家鄉。我的視力在夜晚尤其差，嚴重的時候，路燈和車上行駛的車像一朵又一朵炸開的煙花。尤其是在回鄉的路上，路

上的路燈少得可憐，只能靠微薄的車燈照在又長又崎嶇不平的路上。那天下著大雨，但我的心都在手機上，不斷地給好久不見的朋友們發著信息。我們村子有很多青年都死於車禍，二哥的好朋友們就死於 2016 年的一場車禍。那時，我和姊姊們都在感嘆著二哥的好運氣，他本來會在那輛車上。至今我還會想：或許這一切都是宿命，又或許是他的好運用盡了，他還是死在了五年後的醫院裡。回鄉的路上還有好一大段路程，雨勢也逐漸變大，擋風鏡上的雨刷不停地把雨水推出視線，但我還是沒有危機意識地只顧回覆著朋友的信息。當車子駛進一個毫無路燈的路段時，頭上那個只有打開車門才會亮起的小燈亮了起來，不停閃爍著。當時，我一點害怕的想法都沒有，我知道，是二哥在提醒我。我關掉了手機，頭上的小燈停止了閃爍。窗外的雨勢好像變得更大了，像我的眼睛。

我最後一次見到二哥，是在這輛車上。當時他剛下班，在開往回家的路上跟我打了視訊通話，而我人在台東打工換宿。他在車上跟我炫耀說他今年拿了很多年終，他要給我 5000 馬幣作為生日禮物，他的確給了，是他最後一次送我生日禮物。那個時候，我只叫他不要一邊開車一邊給我打電話。結束前，他說他的牙齒很痛，我沒有當作一回事。後來才知道，這顆牙齒會讓我和家人失去他。從台灣回到馬來西亞的一個月後，是我 22 歲的生日。當三姐替我慶祝完生日後，我要開車 40 分鐘回到租房處。路上，車裡隨機播放了魏如萱的〈彼個所在〉，我抬頭看見擋風鏡上的貼紙時，腦中又開始下起滂沱大雨。而歌曲

播放到一半時，在我沒有觸碰任何按鍵下，歌曲卡著了，是每三秒都會出現的卡頓。小時候，我經常被二哥欺負。他在家中排行第五，我是第六。他會把我偷偷藏在衣櫥裡的零用錢花掉，我每次換藏匿地點，他都可以找到，最後我只能哭著去找爸爸求助；我在走路時他會踢我小腿讓我摔倒；只要我哭，他一定是第一個嘲笑我的人。這時，我知道，一定是他又在作弄我。我坐在駕駛座上，對著空氣說：“喂黃鴻俊，不要作弄我了。”說完，播放器不再卡，魏如萱的歌聲繼續流動於車內的空氣中。後續 30 分鐘的車程，又或者是往後我開車的路上，都不曾出現過這種情況。或許這是他想送給我的 22 歲生日祝福。

2022 年 7 月，爸爸的膝蓋需要植入人工膝蓋，我負責在爸爸術後擔任他的全職司機，載他去他想去的地方、帶爸爸回醫院複診。很長一段時間，爸爸走路都需要拐杖。每天早上 7 點，爸爸就會叫醒我，讓我載他到村子的小茶室喝早茶。爸爸用的是四隻支架的拐杖，所以在爸爸坐上副駕駛座後，我需要用一點時間收起拐杖，放到後座。我們家在兩年前換了電動大門，是二哥在 2020 年安裝的，只要按下按鈕就可以開關門。每天在我收好拐杖，跟爸爸都上車後，我才會按下關閉大門的按鈕出門。有一天，在我一樣埋頭收著拐杖時，身後的電動大門突然關上了。當時我不以為意，只以為是還在家中的媽媽關的。第二天，媽媽起得特別早，她在屋外曬著衣服，爸爸在副駕駛座等著我。我一樣埋頭收著拐杖，但我身後的電動大門像昨天一樣再次關上了。我對著正在曬

衣的媽媽說：“為什麼那麼快關門，我還有東西沒有拿。”，但媽媽只覺得我在發神經，她在曬衣服，怎麼可能有辦法關門。我轉頭看向坐在副駕駛座的爸爸，問是不是他關的門，爸爸說他沒有鑰匙。開往茶室的路上，我很興奮地跟爸爸說我覺得是二哥關的門。爸爸只是看著窗外，淡淡地說：“是阿俊回來看看爸爸了。”

離開家以前最後一個度過的傳統節日是中元節。每一個傳統節日，媽媽都會在家門口擺放一個小桌子祭祀。這個桌子是給已故的、去世時還沒結婚的家人，這是傳統。我自己猜想應該是還沒結婚或沒有後代的人不能擁有神主牌，不能上家裡的神台，所以只能在家外的小桌子供奉他們。以前這個小桌子是專門供奉已故的小姑姑，聽媽媽說小姑姑小時候到河邊游泳溺斃。家裡沒有人記得她，只有媽媽會在佳節祭拜她。這次回家，我發現小桌子變大了，本來一份食物變成了兩份，現在桌子上要祭拜的是姑姑和二哥。

農曆七月十四的前一天，工作於殯葬行業的大姐跟我說，他看到了二哥，二哥就靜靜地站在她家門口看著他。大姐還說二哥染了新的髮色，金燦燦的。從大姐家回來後，我總是盯著家門口，期待可以看見什麼，但家門口總是空蕩蕩的，什麼都沒有。農曆七月十四當天，我們一家圍坐在戶外的飯桌吃飯。吃飯時，我還是按耐不住往家門口看去，依然空空如也。等到晚餐結束，我和媽媽正收拾飯桌上的剩飯菜時，一隻我從來沒有看過，比手掌還要大的蛾停在了那輛銀白色的車上，曾經是二哥的車上。蛾就靜靜地站在車頂，我看著

那隻蛾，愣了好長一段時間才想起也叫媽媽一起看。當我想向前觸摸那隻蛾時，它飛走了，溶於夜色。我努力想在夜色中捕捉那隻蛾，但卻一無所獲。

是枝裕和的電影《步履不停》中，裡面有一幕正是樹木希林如同魔怔般地去捕捉家中的一隻蝴蝶，她認為是已故兒子的那隻蝴蝶。離家前夕，看著寂靜的街道，消失於夜色的那隻蛾，只能想起《步履不停》中的：“人生步履不停，為何總是慢一拍？”

每一次身處於狹窄的宿舍裡，躺在床上望著窗花的影子透過昏黃的陽光印灑在天花板上，耳邊還不時傳來電風扇在一旁沙沙作響。悶熱的天氣使得我昏昏噩噩，腦海也不由自主地陷入回想，漸漸地思緒飄遠，彷彿身處在距離台灣三千公里之外的溫暖小窩一般熟悉。

二十一歲以前，我像個長不大的小孩，總愛躲在父母寬大的羽翼下，被呵護得非常好，猶如一隻金絲雀，生活無憂無慮。直到父親不敵病魔，永遠只能在天上守護著我的那一刻，我才驚覺背後那一直保護著我的翅膀不僅少了一隻羽翼，另一隻也變得脆弱無比。一場變故帶走了我的父親，母親竟也一夜之間老了。我望著她忙前忙後而變得瘦弱佝僂的背影，眼淚不禁地在眼眶裡打滾，彷彿所有的勞碌都只為了能夠支撐我的未來。那一刻，我無比渴望迅速長大，換我來為媽媽撐起一片天空。

那段日子，我總是坐在床前輾轉反側，偶爾把手伸出窗外，內心有股衝動，想要衝破牢籠出外闖蕩，去看看外邊的世界到底有多大，多有可能性。自從這個想法在我心上扎了根以後，我常常會為之想得入迷，導致做任何事都一直心不在焉。母親那雙混濁的眼睛仿佛能夠看透我內心的想法，她把手放在我的肩上拍了拍，即便萬般不捨也依舊鼓勵著我去拋開所有的束縛和枷鎖，放手讓我獨自翱翔，成為了我最堅強的後盾。那一年是我的成年禮，也是我第一次鼓起勇氣走出了舒適圈，踏上了飛機更龐大的羽翼，一路從馬來西亞穿雲破霧到台灣，開始為期兩年的留學生活。

我對於第一次乘搭飛機的體驗是極度的不適應。飛機隨著不穩定的氣流起起伏伏，漂浮不定，這種隨波逐流的感覺彷彿也預示著即將開啟的遊子生活是多麼的不踏實。即便內心惴惴不安，在凝視著那片一望無際的藍天白雲後，依舊甘之如飴。抵達台灣機場的那一刻，看見熟悉且同樣是黃種人的膚色，聽見的是自己從小就在說的中文，但口音和用詞上又不全然相同。初來乍到的我總是會因為需要獨自處理各種事務而感到無比焦慮。對於別人來說可能像是芝麻綠豆一般的瑣碎事，在我身上卻能因為獨自成功解鎖所有的“第一次”，而為此興奮許久。

我會因為第一次到郵局申辦銀行卡，面對陌生的詞匯而感到茫然無措；我會在購物時，面對收銀員一口極快且流利的公式化詢問而感到一頭霧水；我會因為第二天需要一個人搭公車到陌生去處而在前一晚不斷反覆地用手机預習好路線；我會為了不想增加家人的負擔學著別人到處打工賺點外快，但又害怕受騙而忐忑不安。有時候真的不得不相信墨菲定律這回事。每當我一個人外出時，必定會遇到有路人尋求協助，自小被父母灌輸不要輕易搭理陌生人的我，雖然臉上表露鎮定，可內心是極度想逃離現場。儘管如此，在台中生活了一段時間後，我逐漸受到周遭環境影響，變得不再那麼淡然處之。這邊的風土人情帶給我的感受非常深，他們親切友善且樂於助人的性格暖化了我冷漠的心。即便他們在路上看到我手上捧著超多東西，都會特地停下車遞給我一個塑料袋，如此雪中送炭的溫暖舉動在馬來西亞是絕對不可多得的。

俗話說，“怕什麼，來什麼”。從小的我不僅是個旱鴨子，運動細胞還特別不活躍。體育課在台灣大學是門必修課，這也代表著我必須和各式各樣的球類死磕到底。還記得那時候的我為了能夠捍衛著獎學金，秉持著一股拼勁，一遍又一遍地練習，望著球一次次地落網，依舊百折不撓，不輕言放棄。直到休息的那一刻，我才發覺雙手隱隱作痛，手踝的青根彷彿要繃出薄薄的皮膚層，而且血脈通紅，腫得就像豬手一樣。很幸運的是身邊的朋友總是在一旁為我運籌帷幄，想盡辦法灌輸各種的技巧，讓我成功通過考試。每一次速成班的良好效果，都快讓我飄得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也有潛能當運動健將。除了朋友們的互相幫忙，我也很慶幸能夠得到每一位老師的認可，即便身體再累再痛，但是溫暖的言語彷彿為我注入了一劑強心針，心中滑過一絲絲暖流，這無疑成為了我認真學習的最大動力。

在第一年的校園生活裡，我可是過得非常順遂，面對所有課程都游刃有餘。可是，人生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自從修了一直傳有能讓傳播系學生抓破腦袋的一門課——新聞媒體實驗後，就像是逃不過魔咒一般，總會讓我渾身都佈滿烏雲，就連身邊的朋友都能察覺到我的低氣壓，並對我投來深深同情的眼神。每一次的新聞籌備過程中，單單發想企劃單的部分就曾被三位指導老師無限循環地退回來，無數次絞盡腦汁地重新設想，腦袋裡的組織牆也一直被推翻重來。一股無形的壓力就像巨大的魔掌壓垮著我的意志力，各種自我懷疑不斷地浮現，使得我無法喘息。採訪的過程中也曾因為無法掌控突發狀況而把自己逼進了各種糗況。這一切的壓力和自責搞得我昏頭轉向，以至於忽略了電郵信息而放了主任飛機。這大概也成為了我大學生涯中數一數二最難忘也最為膽大包天的輝煌印記了。

其中還有一個小插曲讓我印象極為深刻。我的影像報導因涉及一些較為敏

感且帶有批判性的話題，而被系辦請去聊一聊。雖然沒有遭到想像中劈頭蓋臉的質問，但這件事對於還未出職場打滾的我來說，心中還是抹不去的震撼。在畢業前夕，我無意間發現院方真的有因為我們的採訪而做出執行上的改變時，我深深地為此感到很有滿足感。同時，這也讓我體會到了能夠為社會即便是校園一個小小的範圍，能夠貢獻出自己的力量來為大家爭取權益，利用自己小小的力量來造福學弟妹，就算是站在最前線赴死的戰士，能夠成功捍衛正義，也就不枉費我的犧牲了。院方願意聽取學生意見來進行改變的舉動，也深深地鼓舞著我繼續朝向成為記者的夢想前進。

留學生活就像披荊斬棘一般，困難重重。即便很多時候還是會留下些許遺憾，但在這翱翔的旅途中，每一次的跌倒和挫折都是一份上天賜給我的禮物，沒有嘗試過碰釘子的經歷又怎麼能夠體驗到成功和有所成果的滋味。因此，每一次的所遇所得都是我人生旅程碑當中不可或缺的小確幸，確幸自己勇於踏出舒適圈，逃離安全的羽翼，不斷在顛沛流離的生活中繼續奮鬥。

選擇是人生中要做無數次的課題，在食衣住行方面都會運用到、在成長的過程中，會遇到一條又一條的崎嶇、分岔的道路，當選擇對的道路時，並會一路順暢的往前行；但如果選擇錯的道路時，就會寸步難行的往前行。因此再做每一個決定時，我都會小心翼翼、三思而後行，並且深信我所決定的每個選擇都將會使自己有所成長。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個選擇，必定是在高中時期，懵懵懂懂的高二生，成績在班上也算是名列前茅、受到許多老師的重視，但對於未來沒有任何的想法，連有什麼大學都沒有仔細查詢過，學校幫我們邀請畢業的學長姐到班上分享校園生活。看到考上國立的學長姐回來發表演講，每個人都講的兩眼有光、神采奕奕的樣子，分享的每段經歷都是充滿自信和笑容，因此想考上國立大學的種子也逐漸在我心中萌芽。高二下，也碰巧遇到疫情的關係，日常活動也都被侷限在家中，我先上網查詢許多名校學霸分享的讀書「秘技」，想要效仿他們的做法，依樣照葫蘆的在筆記本上規劃每一天的讀書計畫，按照著自己的進度去唸書，但一開始根本沒辦法靜下心來的看書，時常被身邊的一點小動靜影響，就會開始分心東摸西摸；我意識到效仿人家的讀書計畫，根本沒辦法適用在自己的身上，於是我修改讀書方式，利用循序漸進的方式，一天又一天的增加看書時間，日復一日之下，最長可以累積到九個小時，甚至不會感受任何的疲憊，我也將一句話銘記於心：「自律很難，後悔更煩。」，就這樣一路唸到開學，果然皇天也不負苦心人，我在開學的第一次模擬考就獲得不錯的成績，也受到老師的鼓勵和小禮物，但我也不能因此懈怠，每天都強迫自己要遵守讀書的進度。也因為數學是最弱的科目，在一堆數字裡面拼湊不同的公式，不止要花更多的心力去解決，天天都追著數學老師跑，讓老師也感到心力交瘁，但每當我解出一題時，都會莫名的有成就感，老師也會發自內心的鼓勵我，給予我信心，每天這樣的生活，也時常讓我感到巨大的壓力，因此我也會在這忙碌的生活中，安排不同的休閒活動，例如：會到百貨公司買喜歡東西犒勞自己、和朋友、家人到外縣市旅遊、品嚐各式各樣巷弄裡隱藏的美食，按照這樣的模式，我在六次的模擬考中，都有達到自己的目標，尤其是在最後一次的模擬考，堪比火力全開，每一科目都遠遠超過當初設立的目標，而這個成績也像是為了打了一支安心針，統測倒數的日子也像坐雲霄飛車一樣，一下就到了上戰場的那天。

統測的當天，我帶著恐懼的心情，害怕著自己是不是準備好了，能正常發揮嗎？我還記得第一科是考國文，我能清晰感受到心臟跳動的每一拍，手掌甚至不受控制的冒汗，開始做題目時，我靜下心來看一字一句的題目，在大腦中反覆尋找過去所讀的每一頁知識，保持這樣心態考每一個科目，但數學卻是我一直過不了的檻，我只能將硬背的公式和技巧全部寫下來，遇到每一個題目都硬

著頭皮的算，勉勉強強的才寫出一半的題目，但我也在心裡鼓勵著自己不要因此而氣餒，影響到後面的考科。為期兩天的考試就這樣落幕了，就只能靜靜的等待成績公佈。當成績出來的當天，我膽戰心驚的查詢分數，忐忑不安的等成績跑出來，短短的 30 秒對我來說像是度秒如年，成績顯示出來時總共是 59 級分，和我預期的結果差不多，我試著賭一把的心態報了朝陽科技大學、高雄餐旅大學、高雄科技大學的面試。面試前，我做了關於每一間學校的心智圖，紀錄下每間學校的特色和優點，針對每一個科系做準備，將這些日子蒐集的內容，當作面試和他人一較高下的武器，甚至將高中擔任體適能指導員的優勢，當成加分的項目，面試的過程中，我充滿了自信以及十足的準備，將自己的每一個優點發揮的淋漓盡致，每一位老師都有對我面試內容點頭微笑，甚至是當面的稱讚。果然結果也沒有讓我失望，我的三間學校都成功錄取了，但內心十分掙扎：我到外地能適應嗎？因為這件升學的事情，和家裡人僵持不下，氣氛到達冰點，每一天都看著媽媽以淚洗面，我們就像水與火一樣，互不相容，我的內心非常矛盾，一方面會覺得自己努力這麼久終於能熬到開花的這天，一方面又覺得看到家人們因為自己每天都面帶愁容，我也不禁心懷愧疚。經過我的深思熟慮，我依舊選擇了朝陽科技大學，我常常告訴自己：「因為我認為一位優秀的人，不管到哪裡都還是能繼續像太陽一般的發光發熱」。

我相信我的每一個選擇，因為這個選擇，讓我在朝陽科技大學裡也學習到很多曾經沒有的知識和課程。在課業方面，我能沿用高中的唸書習慣，讓每一個科目都保持在水準上；在人際關係上，我結交到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同時我也參加嚮往的系學會。在系學會裡面，每一個幹部都是非常優秀的學長姐，我常常在每一個活動裡，認識系上的其他同學，還能和其他系合作，擴展自己的人脈，也能知道不同的科系在學習什麼，我也非常佩服他們的能力，一個這麼多人的團體，氣氛很融洽、向心力強大，現在處於系會實習生的我，也期待自己能和夥伴們為下一屆的學弟妹做出好榜樣，讓他們能帶著期待又開心的心情，參與各式各樣的活動，雖然沒有國立的光環，但現在在我身上的是更多不同的光環在照耀著我。

現代詩組得獎作品

第一名

房間

龔治光

1. 《現在：半夜一兩點》

我有能夠陪我聊天的朋友

也有能夠看無數遍的電影

還有能夠偶爾翻閱的書籍

但我現在躺在床上

等待著他的，或是誰的來訊

看著時鐘：半夜一兩點...

2. 《拉丁舞》

想在這空蕩的房間裡

邀他共跳一支拉丁舞

讓我們踩著同樣的節奏

聽著高跟舞鞋的塔塔聲

搖擺著柔軟長挑的身軀

感受若即又若離的觸碰

不為獲得窗外路人的喝采

只為享受兩人共舞一曲時

那片刻真實流露出的歡愉

3. 《一切毫無理由卻很合理》

在他短暫停駐的房間裡

沒有留戀、

沒有眼淚、

沒有溫度

只有他殘留在潔白床套上的氣味

包裹著我的身體

無孔不入的佔據不屬於他的一切

一切就像他不屬於我那樣

那麼毫無理由的

卻又那麼合理的

4. 《醜陋》

在這寂寞的房間裡

你我褪下層層人皮

細數著彼此身體裡

那兩百零六塊骨頭

在這文明的城市裡

彼此穿上華麗成衣

掩蓋著那些黑夜裡

那難以啟齒的醜陋

我終將成為他

在每個深夜裡

尋找著與你一樣的殘破靈魂

享受著僅此一夜的相擁慰藉

第二名 往殯儀館的路上

黃羽臻

冷冽的風輕輕刮在樹皮上
彷彿狼人的身影穿梭而過

枯萎的葉輕輕落在肩膀上
好似善意的提醒虛晃而過

明媚的雙眼已充滿邪惡
模糊的月色卻更加清徹

美麗的慾望是猖狂的馴服
毒藥的渴望是荒唐的覺悟

那晚
誰悄悄埋伏輪廓？
誰無知現形輪廓？
奔騰著
期待著

因焦灼而膠著
用千米的速度
換沉重的腳步
所謂的寬恕
不過是捆縛

漆黑的車廂
潔白的月光
鮮紅的獵槍

多想.....
點一盞微微茫茫
貪一點紛紛攘攘
再一點啊
多一點吧
直到無常的傷

映著回家方向

那晚

誰的車廂

又是誰的殯儀館？

第三名 雨(與)共舞

徐嘉穗

雨落下，

植物復蘇，

動物躲避，

濕答答，

滴露露。

世間幾多歡喜？

幾多愁？

人打著傘，

上空俯視，

是五顏六色的多邊形，

可可愛愛。

喜歡雨嗎？

那為什麼隔絕我？

淋雨了？

不高興了。

踩水坑了？！

怎麼都不順利呢。

踩水坑了？！

那請你陪我一起跳支舞吧。

你擁有漂亮雨鞋嗎？

或者是簡便拖鞋？

還是泡了水的運動鞋？

是誰歡喜，是誰愁容？

就這樣吧。

回到家洗個熱水澡。

安啦。

愛你嗎？

不愛你？

適合嗎？

還是不適合？

是非？

對錯？

安啦。

人們打著傘兒。

是瞬間，還是永恆？

不用定義。

愛你嗎？

不愛你？

安啦。

大雨落下來，

那就讓他落下吧。

落下來吧，雨潤萬物呢，

這是一個大時代。

落下來吧，一蓑煙雨任平生。

這是我們的小小時代。

歸來？

歸去？

不可奈何？

安啦。

大雨落下來，

那就讓他落下吧。

抱一下，

安啦。

破舊的推車 寂靜的街道
是過往溫暖的喧鬧聲在歌唱
割人的細草 長鏽的鞦韆
是光芒消逝的公園在相伴
大地的調色盤 只有黑與白
一邊壓著椎心的叭嘍 一邊踩著長刺的踏板
往著渺茫的前方慢行
途中
颯起了酸眼的微風
滴起了乾苦的雨水
照亮著的前方是 熱辣的光球
而推車裡的冰
已融化成 一地模糊不清的積水
垂頭走回 餘暉下的老房

幼蟲盼望著成為蝴蝶

期待脫蛹後的自由

父母的早起

在小時候看來是生活習慣

從不遲疑

成年的自己才驚覺那是一種生活機制

身體的機能與肩負的重任成了等號

而你身體早已住了一個鬧鐘提醒你張開眼睛

何時天空不再是藍？

何時的我們僅在那被負上「旅行」的意義時

才好好看看今天的藍白搭配

漂浮著的雲朵像是人類的化身

不穩、不定

發展迅速的機械時代

到底是進步還是衰退？

我努力跟上

就像是小時候跟著媽媽的腳步一樣學習走路

可不知怎麼

越走越遠 淪陷在一個充滿誘惑的夢幻世界

到底自己要的是什麼？

早已與別人給予的「金字塔」定價混淆

早已與熱血澎湃的夢想背道而馳

追不完的金銀財寶

卻在閉上眼的時候帶不走

剩下熱騰騰的金紙

到底是我們改變了世界

還是世界改變了我們？

活著比較重要。

小時候的汗水漸變成淚水

不再像以前一樣

肆無忌憚地放任本我

而是慢慢地配合那成文本的條例

禁止自己哭泣

因為它早已不是有用的武器

此刻的自己同為戰場士兵

即使受傷仍挺著隱隱作痛的心臟上戰場

因為在這機械時代 停下即是墮落的象徵

小時候最多的是時間

長大後那沒有麵包香味的鈔票買走了時間

某刻回頭才發現父母變得陌生

頭上的白頭髮

再也無法用染髮劑隱藏

因為長出來的速度

已趕不上老化

最後的沙漏已然開始倒數

最終獲得那拼了命想要抓緊的財富

卻早已物是人非

於是我們再次循環這個課題

沈浸在這無課號的課程